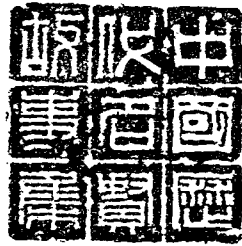


班

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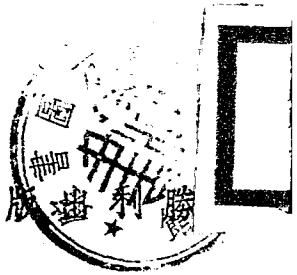
第二輯

歷代賢豪

潘公展
印維康
黃文弼
羅郁

主編
編著

行印社



MG
K825.2
46



第二輯

歷代賢豪

班超

董白
羅邨

編著

勝利出版社印行



3 1761 4368 7

作者小傳

黃文弼先生，字仲良，現年五十二歲，湖北漢川人，國立北京大學畢業。先生爲我國當代史學權威及考古專家，曾三履新疆作史地考察工作，遍歷漢史所稱西域三十六國故址。中應教育部之請，在長安從事碑林之整理，閱時三載始成，舉凡石碑之編排、房屋之修葺等，胥由先生主其事，對保存固有文化，厥功極偉。歷任西安臨時大學、西北聯合大學、四川大學、華西大學等校教授，暨新疆教育文化考查專員、古物保管委員會委員等職。著有「高昌專集」、「高昌陶集」、「羅布淖爾考古記」、「新疆十四民族考」，及龜茲、焉耆、于闐諸考古記等。本書以人物爲中心，敘述兩漢經營西域概況，見解獨到，徵引詳博，且多應用實地考查所得之史料，故所論列，極具學術價值。現任西北大學歷史系主任。

羅郁先生，現年二十二歲，四川琪縣人，西北大學歷史系畢業。從黃仲良先生治西北史地。通同文。著有「柯爾克茲之研究」。現任西北大學邊政學系助教。

勝利出版社編印組謹識 三十四年二月



中國歷代名賢故事集編纂旨趣

國史館編纂

國於天地，必有以立。我中華民族，立國迄今，垂五千年，並世國家，其文化之悠久，殆無其倫。近百年來，他從一個堂堂大國，淪為被人輕侮凌辱的次殖民地，不平等條約的桎梏，幾乎把他束縛得透不過氣來，於是自由墮外而媚外、精神上喪其所守的趨勢。不但外人往往以爲中國已無可爲，即國人亦幾懷疑其立國之道是否還能存在。到了國父倡導三民主義，策動國民革命，數十年間，民族意識的火種始復大放光明；而尤其自抗戰軍興，全國軍民在總裁領導之下，作堅苦卓絕的鬥爭，把世界上所謂三大強國之一的日本，打得日蹙途窮，陷入毀滅的深淵，於是全世界人士方矚然於中國的立國精神確有可以珍視者在。

抗戰一開始，總裁就昭告全世界的人士說：「我們是有無窮的威力」。這「無窮的威力」是甚麼？中國的敵人絕不了解，中國的友邦也未必開始就了解，就是參與抗戰的全國軍民恐亦未必都全能了解。祇有讓事實來說明這個真理。

我們這種偉壯烈的神聖火線，在持久而普遍地燃燒着；它照耀着東方，也照耀到西方。全世界的人們，在驚奇，在禮讚。不了解的人說這是神秘的奇蹟；一個永遠猜不透的謎。祇有真知灼見之士才由此而逐漸地體認出中華民族力量之雄厚，是導源於優良的

文化傳統與民族精神；他們一面歌頌這世界古國的重生，一面卻大聲疾呼的要效法「中國精神」。尤其是英國牛津大學的教授們，「誦道破，他們說：「英國人士對中國文化學術之真義的價值，過去不無疑惑之處。但時至今日，一方鑒於狹隘國家主義的橫暴相仇，一方感於中國反日態度的莊嚴鎮靜，究竟誰為世界文化的領導者，現在我們可無疑義了」。

這優良的文化傳統與民族精神，蘊蓄在每一個中國人的血液裡，溶化而成為自尊自信的高尚德性；更由這種自尊自信的高尚德性，凝結而為自立自強的堅強力量。這種力量是內蘊的而不是外鑠的，是持久的而不是偶發的，是積五千年治亂興亡的洗鍊，而創造成爲至大至剛的民族精神。在平時，我們是生於斯、息於斯而不自知，可是一遇到國家危急之秋，祇要有賢明領導者振臂一呼，把全國的意志力量集中起來，則平日蘊蓄在每一個國民血液中的潛伏力量，便如疾風怒電，有樹即發，無堅不摧。這沛然不可抵禦的民族力量，是源於四萬萬人的同德同心，而表現在舉國上下的共生死。我們愈戰愈強的原因在此，我們「威力無窮」的關鍵亦在此。

這就是外國人所驚破而要效法的「中國精神」！

近百年來，如果我們全國上下能够發揮「中國精神」，何致慘遭五千年來未有的變局，把民族生機斷喪殆盡？而最可痛心的，是我們在抗戰四五年之後，民族中還不免有

自輕自賤的渣滓存留着。在長沙三次大捷的消息傳出後，居然還有一些中國人說這是受了英、美太平洋參戰的影響；而有些人還公然把異邦叫做祖國，這真是道地的「文化奴隸」。文化奴隸們是僅僅具有中國人的軀體，而根本實已喪失中國人的靈魂！因此我們文化工作者更應當倍加努力，不僅要珍重和寶貴這「中國精神」，並且還要發揚光大；拿這聖潔的火燄，去焚化那些醜態百出的民族渣滓。——這是我們編纂這套「中國歷代名賢故事集」的主要動機。

我們編纂這套故事集，既不是整理國故，也並非懷古幽思，更談不上復古傾向。它祇有一個目的，就是希望在建國文化的坦途上，貢獻力量，建築小小的基石。我認為建國文化是建築在兩大基礎上：第一是發揚固有的優良文化，從根救起；第二是吸收最新的科學工藝，迎頭趕上。這套故事集就是第一個基礎上的許多基石之一。

有人說，我們發揚固有文化，應當着眼於全社會或全民族，何必要先致力於名人傳記，宣揚這些一姓一家或少數人的事蹟？這種見解，似是而非。要知道歷史上所稱的偉人，也就是代表這個民族文化的結晶；要了解我民族文化的精髓，必先要研究這些偉人的事功學術及其影響。因為多數人的活動，往往受少數人的感召，如夏禹的治水，孔子的教育，秦始皇的統一，成吉思汗的遠征，國父的革命等等，並非一人一姓之功，而是全民民族精神力量的總表現。況且我們敘述的方法，也不是為某一個人作年譜，而是

着眼於他對全民族的貢獻。現在我們發揚固有文化，決不是復古運動，而是含有一前事不忘，後事之師」的重大意義；所以就歷史上選出若干偉大人物，描寫其所以成爲偉人的精神所在，其影響自更可深刻動人。譬如敘述夏禹治水，僅僅敘述事實，還不如描寫夏禹用甚麼精神和力量治水而成功。因爲夏禹治水的空實，在今天固然不會全部重演，而像夏禹這位民族偉人，有志的青年卻都可以「有爲者亦若是」。有了一位夏禹，已經能够扭轉乾坤，假使有許多夏禹，試想中國對世界的貢獻將如何偉大！由此可見本集的任務，雖是檢討過去；而實際上未嘗不含有創造將來的使命。

我們一向衡定人物的標準，不外「立德」、「立功」、「立言」三者。這套故事集也大致上採用此法。有大德於天下，永爲國人頂禮膜拜者，爲民族偉人；列第一輯。有功勳於國家，或其事功人格足以激勵青年者，爲歷代賢豪；列第二輯。學術思想照耀千古，堪爲我民族文化的結晶或代表人物者，爲學術先進；列第三輯。共凡三輯，都四十字，如有必要，亦可增減。如此，分韻可以知我民族精神之所寄託，合讀則可了解我民族文化的全貌。爲了普及閱讀，故寫作方法力求通俗，使讀本書者如看傳記文學。爲了節約紙張，各書的內容更不重疊，每冊的字數也以五萬字至八萬字爲度。

承各位專家學者熱忱襄助，使我這個志願得以圓滿成就，由衷的感激，實非筆墨所能表達。現既編寫就緒，刊行有日，請將本人編寫本集的動機和志願，奉告讀者。

序

勝利出版社刊行「中國歷代名賢故事集」，以表揚先賢，預定有「班超」一書。公展、維廉兩先生屬余爲之。余於西域，素感興趣，且余數次旅行新疆，對於中國一千八百年前立功西域之班超，自表崇高之敬仰，而樂爲之闡揚。但余因校課忙迫，且趕作上年考察報告，實無暇寫作，乃以大意授余之助教羅郁君，屬文數月，遂成此五萬餘言之傳記，頗爲快慰。爰敘其端，以當小引云。

班超事蹟，僅見於後漢書本傳，除此外，再不見於他書。故關於班超材料，實感缺乏。今據本傳所載，若論其功業，僅限於新疆南部，且歷時二十餘年之久，方收其平定西域之成果。上比張騫之鑿空西域，尙感不足；下較左宗棠之開闢回疆，似乎不如。但吾人旅行新疆，尋訪班超遺蹟，追憶班超當時之行動及各國之情形，深感班超在西域之一切措施，其勇敢強毅之精神，靈敏活潑之手腕，簡易宏博之襟懷，實值得吾人效法。

吾人試想：西域各國與中國種族不同，語言歧異，而中國人之流落西域者，又大抵皆犯罪譴戍之徒，今皆使之傾誠向化，依中國如依天等，確非易事。

當班超之使鄯善也，從事不過三十六人。且郭恂又爲一懦夫，而班超公然率三十六人，搆兵於異國，焚殺匈奴使者。匈奴，強國也；鄯善，大國也，倘戰而不勝，彼三十六人，豈不同遭殲滅之禍乎？以常理論之，確爲冒險之舉！固然，傅介子嘗刺殺樓蘭王矣；樓蘭，卽鄯善之前身也，卒以降服鄯善，有先例可循，或者能一擊成功。但吾以爲班超當時尙無微倖以求成功之心理。何以言之？鄯善居於匈奴與漢之間，當匈奴使來，從匈奴；漢使來，又從漢使，現漢使與匈奴使俱來，二者只能擇一而從，倘鄯善決定事漢，班超等尙可生還；倘決定事匈奴，則班超等實爲鄯善送匈奴之禮物，同被俘虜矣。故當鄯善猶疑不定之際，正班超等生死存亡之秋。況匈奴對於漢使，已有懈怠之意，是其心已漸傾向於匈奴。吾人試想當時環境，確係千鈞一髮。而班超以迅雷不及掩耳之行動，立時出於一擊，其膽識機智，實爲常人所不及。吾人讀史至此，只有贊佩而已！

趙自永平十六年奉使西域，永元十四年還朝，苦守西域者二十餘年。降鄯善，撫于闐，定疏勒，破莎車，降龜茲，收斬焉耆王廣，尉犁王汎，傳首京師。白玉門以西至懸度，西域五十餘國悉附於漢。不動中國之士，不煩中國之糧，立其君而撫其民。班超何緣而至此乎？前於班超者，若陳睦爲都護，被焉耆所攻陷，身死異域；後於班超者，若任尙爲都護，不及數月，諸國悉叛，以罪被徵而返。班超在西域二十餘年，所統率者三十六人而已，非有大軍爲之後盾者也，非有都護爲之依持者也，亦非有與國爲之協助者也。而班超孑然一身，苦守西域者二十餘年，劫縛疏勒王兜題，誘斬疏勒王忠，攻殺番辰，遮擊月氏，隨意所欲，如入無人之境，其強毅奮發之精神，實值得吾人敬佩！

或謂班超之成功，由於以夷狄攻夷狄，此乃皮相之談，不瞭解班超成功之道也。余以爲班超之成功，一由於有偉大之人格，一由於外交政策之正確。

何言乎有偉大之人格？班超之出使西域也，挾大漢之聲威；大漢之雄強，固足以壓服西域人之心膽；而班超之官職，前爲軍司馬，後爲將兵長史，聲勢之煊赫，亦足以震

懼西域人。而發殺匈奴使臣，執擄疏勒王兜題，手段毒辣醜惡，咄咄逼人，甯不使怯弱而又多疑之西域人，望而生畏乎？因畏而起疑，因疑而謀叛；班超以孑然一身，出使絕域，危乎殆矣。而班超則不然也，曰：「薄俸簡易也，曰：「略小過總大綱也；薄俸則不嚴，簡易則近人，略小過以示寬大，總大綱以示紀律。若此數者，又有得乎中庸之道矣。中庸曰：「發強剛毅，足以有爲也；寬裕溫柔，足以有容也」。班超則兼之。剛柔相濟，爲班超成功之祕訣，而任尙非之，宜乎其失敗也。當李邑之毀班超也，曰：「超擁愛妻，抱愛子，安樂外國，無內顧之心」。李邑俗人，所見者當然爲世俗之見。其誣毀班超，與班超投筆時左右之譏笑相等。班超知其迂儒，留之實足以敗事，故遣之返京師。須知擁愛妻，抱愛子，安樂外國，正所以安撫西域，感化西域也。漁人釣魚，先施以餌；獵人捕虎，身蒙虎皮。故欲人之向化於我也，我先自化於人；欲人之心同於我也，我先心同於人。彼此無猜，安危與共，然後可以共患難，然後可以享安樂。若班超抱狹隘之漢族主義，懷主奴之階級主義，以此自異於西域人，西域人逃避之不暇，焉能使「其仰之

如父母，依漢如天等」乎？故欲人仰之如父母，必先有父母愛之如子女之決心；欲人依之如天等，必先有天降恩澤於下民之志願，然後可以收同化之效，無禍敗之心也。

當班超之投筆從戎也，固嘗以身許西域矣，班超以立功西域爲志。自投筆之日起，心中念中固未嘗一日而忘西域。西域爲班超理想中之故鄉，捨此之外，再無他圖；故其從戎於西域也，如久留於外之浪子，一朝返回故鄉，故鄉之子弟即吾之子弟，故鄉之父兄即吾之父兄，焉有與故鄉父兄子弟共處一室而不安樂者乎？其討伐也，如嚴父之責其愛子；其維護也，如子弟之仰望於父兄。一喜一怒，皆爲西域人着想，叛則勦之，降則撫之，班超之心，完全同於西域人之心。班超之行動，完全爲西域人而行動；班超本身毫無自私自利之意，存乎其間；故能使西域之人，仰之如日月，畏之如神明。超之被徵還朝也，疏勒舉國憂恐，其都尉黎弇，誠不忍見漢使之去，因以刀自刎；還至于闐，王侯以下，皆號泣，互抱超馬脚，令不得行。可愛的西域人，吾讀史至此，亦欲下淚！後世人之治邊疆也，每不達此意，以邊疆人之柔弱易欺也，而壓迫之；以邊疆文化之低劣

也，而歧視之；駙奢淫佚，橫征暴斂，視西域人如仇敵，卒爲西域人所棄，喪身辱國，自取滅亡。反觀兩千餘年已往之史蹟，治西域者之遭失敗，每多由此。余故班超，特標出此點，以爲治邊疆者之楷模焉。

何言乎外交政策之正確也？中國歷來對外之政策，均以互助和平爲主。自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以至乎近世，歷數千年而不變。堯典曰「協和萬邦」，卽是此意。至孔子作春秋，一本此意。孔子之孫子思作中庸，復引申其說，而標出「懷柔」兩字。如曰「柔遠人也，懷諸侯也」，列爲天下國家九經之一。懷是愛護之意，柔是親善之意，懷柔典協和主義，更進一步。子思又提出具體辦法曰：「送往迎來，嘉善而矜不能也，所以柔遠人也。繼絕世，舉廢國，治亂持危，朝聘以時，厚往而薄來，所以懷諸侯也」。由此可見柔遠之道，不僅在送往迎來，朝聘以時，而最要者在扶弱持危，嘉善而矜不能。此種外交精神，在春秋時最爲顯著。例如齊桓公封衛、衛而還魯侵地，秦穆公三定晉亂，晉文公救駕伐楚，皆爲扶弱濟傾政策之表現。故當時諸侯，齊齊

種、晉文、秦穆爲盟主，魏蹇霸主。及至戰國，七雄並峙，干戈相尋，春秋親愛之風，於以不振。秦人繼之，務爲暴虐，天下離叛。漢承秦後，對於外交策略，一本春秋外交親愛之義，以懷柔爲主。例如匈奴，世仇也，及其窮而來歸，則安撫其人民，贍濟其窮乏；而未嘗有乘其危弱，侵略其土地、俘虜其人民之舉。烏孫，漢之與國也，及其受匈奴之侵略也，漢遣五將軍將十五萬騎以救之。鄯善王之遷伊循也，中國爲之開渠、墾殖，派司馬以鎮撫之。車師之受侵迫於匈奴也，移其民於渠犂，就食田官。諸如此類，皆漢代對於遠方民族愛護扶持之至意。故漢自武帝通西域，宣帝設都護以來，西域各國莫不仰漢威德，休養生息；一百餘年，人樂和平，未嘗有兵戎之事。及西漢末年，王莽秉政，國威稍墜，西域諸國轉相攻伐，大小並併，無有寧日。原爲三十六國，至西漢末分析至五十餘國，西域諸國轉思漢朝威德，故當光武初年，鄯善、于闐等國皆來朝貢，請設都護。由此而知漢朝對於西域政策之正確，親愛之精神，爲西域各國所仰慕故也。以比匈奴之橫征暴斂，何啻霄壤耶？

班超幼習春秋，對於春秋外交之旨，夙有心得。及長，遠觀西漢對外已往之成績，近察匈奴暴斂西域之人民，故立志捨身於西域，爲西域人服務。西域人之所最痛惡者厥爲匈奴，壓迫西域最甚者，亦爲匈奴；如欲爲西域人解除痛苦，永享安樂，非驅逐匈奴不可。焚殺匈奴使者，誘殺求馬之巫覡，皆所以初表示其端倪也。及至于闐也，執搏疏勒王兜題，襲破莎車，聯于闐、疏勒以攻龜茲。因龜茲依恃匈奴人之勢力，侵暴于闐、疏勒諸國，故超借于闐、疏勒之兵以攻龜茲，正所以爲于闐、疏勒解除痛苦。班超非有貪其土地及斂其財富之心也。故班超在西域之行動，與春秋時齊桓、晉文之行動完全相同，又與西漢之對烏孫、匈奴，同一策略。來則安之，叛則除之，完全以正義和平爲依歸。此皆中國傳統對外政策之正確，而班超特能發揚光大之，使西域各國之人，能仰之若父兄，依澳與依天等者，皆由此耳。世人不察，謂班超利用夷狄以攻夷狄，是不識班超之心，厚誣古人矣！故余特舉而闡明之，是爲序。

三、西域的入種型……………	三一
四、西域的重要性……………	三六

第三章 前漢對西域的經營

一、張騫的出使……………	四三
二、李廣利的遠征……………	四七
三、傅介子與鄒吉的成就……………	五三
四、治理西域的政策……………	五九

第四章 班超的出使

一、撻伐匈奴——班超出使的原因……………	六五
二、收撫鄯善——一生事業的奠定……………	七〇
三、攻降于闐——更進一步的宏功……………	七四

四· 留居疏勒——再通西域的功臣	……	七八
五· 平定莎車——良善策略的實現	……	八一
六· 卻走月氏——經營北道的先聲	……	八五
七· 鑿取焉耆——偉大事業的完成	……	八七

第五章 班超的凱旋與班勇的繼承父業

一· 哀婉的奏章	……	九三
二· 班勇的出使與成就	……	九七
三· 甘英的出使大秦	……	一〇二

第六章 結 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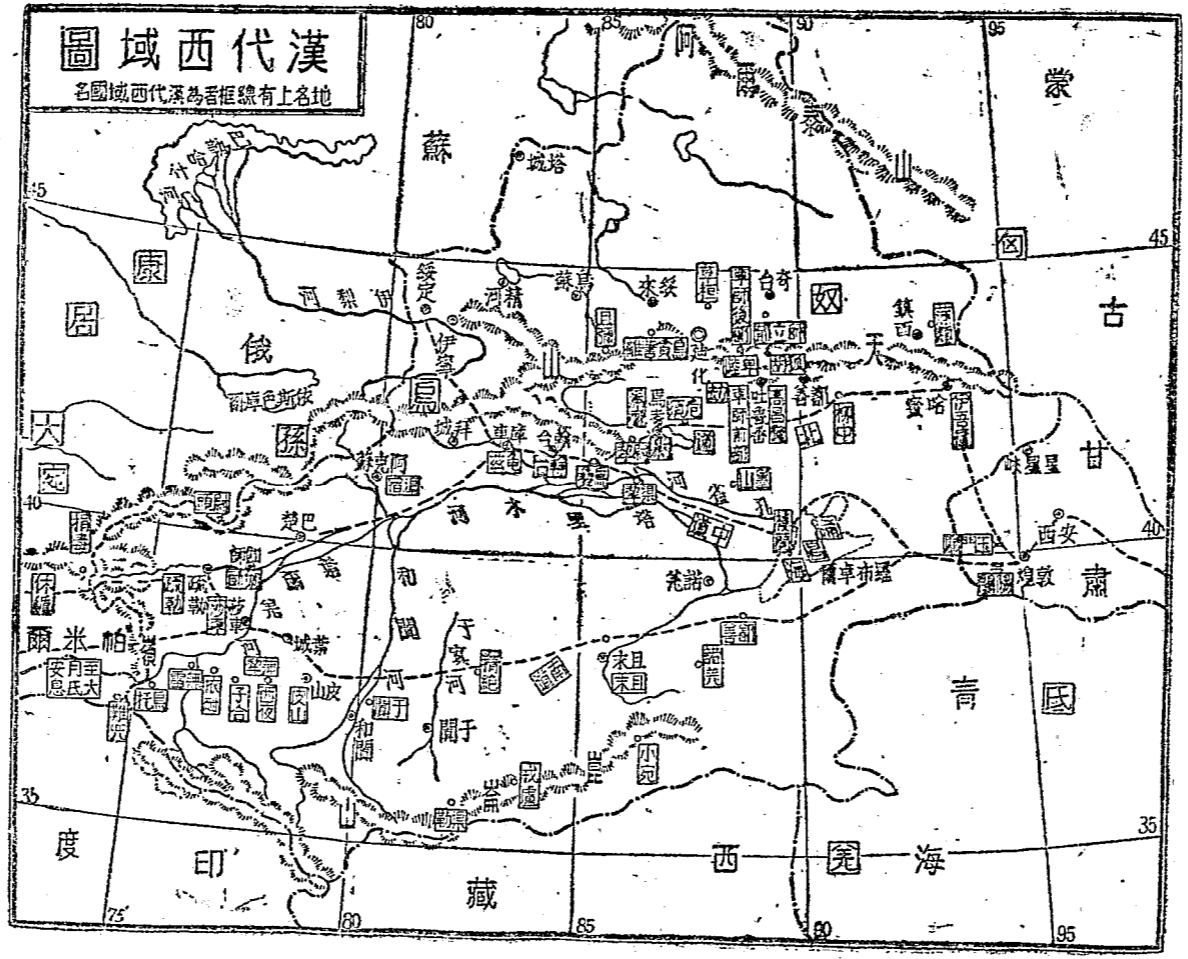
一· 班超專功的評價	……	一〇七
二· 班超成功的原因	……	一〇八

附

班超生平大事年表

卷一

一



班超

黃文弼
羅小編著

第一章 班超的家世及其成長

一 出生的時代背景

自從劉邦擊敗秦霸王而建立了一個統一的漢朝以後，中國又出現一個安定的局面，不久這個大帝國的創始人劉邦——漢高祖死了，政權落在他的太太呂后的手裏。呂后死後，諸呂謀亂，被忠於劉氏的軍人所誅，而立高祖的中子劉恆爲天子，是爲文帝。文帝與他的兒子景帝，深知連年戰爭的結果，已使社會經濟破產，人心厭亂，故政治上遂趨向無爲而治，與民以休養生息，於是遂出現歷史上有名的「文景之治」。雄才大略的武帝，繼承乃祖、乃父的財力，舉兵破滅匈奴，遣使開通西域，漢室聲威，遂播於異域；

在文治上又銳意革新，興復禮樂，遂使一般有教育、有知識的學者文人，都參加到政治舞臺上去。這些文人的政治思想頗為別緻，主張五德終始之說，以為天下大勢，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皆遵循一定的公式支配而演進。這種理論出現以後，遂為野心家王莽所利用。王莽的姑母，是元帝的皇后，元帝本是一個柔仁好儒的人，然而關於聽受，宦官弘恭、石顯專權，威權漸陷不振。成帝很荒淫，委政於外家王氏，王莽的叔父鳳、商、音，根等相繼為相，遂肇篡竊之勢。哀帝奪王氏之權而任外家丁、傅二氏，哀帝死後，成帝的母親召用王莽。莽的為人，初頗謙恭下士，迂執信古而負大志，因之他就一面利用漢儒政治理論的自然趨勢；一面又憑藉其外戚的優越地位，於是弑平帝，立孺子嬰，自居攝政，旋又稱假皇帝，前漢的天下，在公元八年遂告終結，而另移於新室了。但是王莽的政治思想趨向復古，急切的推行新法，制度既多，且又朝令夕改，使人民不知所從，加以用用的官吏又不得其人，他們對新制度就根本不了解，反而借之以漁肉人民；莽又好大喜功，更欲立功異域，便與師三十萬衆以攻匈奴，但卻弄得死傷奇重，毫無結

暴；又如以當時旱蝗爲災，民不聊生。因爲這種種原因，所以羣情憤怒，豪傑譁起，偉人心思淡的心理，便皆以劉氏爲號召而革命。

南陽人劉秀，係高祖第九世孫，亦起兵謀推劉王莽。秀之爲人，恢廓大度，同於高祖，爲當日人望所歸，故得成中興之業。起兵纔三年，卽登大位，定都洛陽。當時並起的羣雄，皆紛紛割據：延岑在漢中（今陝西南鄭），秦豐在黎丘（今湖北宜城），毋波在夷陵（今湖北東湖），劉永在睢陽（今河南商丘），光武在征服大流寇赤眉賊之後，纔派兵將他們一一平定。只有當時雄據關西、頗得士心的隗囂，與擁兵成都、習於吏事的公孫述二人，尙未平定。光武帝久廢戎行，厭苦戰事，頗想暫時置之度外，但是二人卻互相勾結，意圖動搖中原，於是在卽帝位後的第十年（公元三四）及十二年（公元三六），先後派遣大兵將他們滅掉。遠處河西、自王一方尚資融，則聞風歸向，未煩一兵一卒而得平定。就這樣，紛亂的天下又算一統歸於劉氏了。

在動亂的大時代終結的前四年（建武八年），我們的大英雄——班超，始呱呱墮地

於河海，因為那時他的父親班彪，見天下大亂，遂避地河西，依於資融；超兄固，亦生於是時。光武帝少時，曾到長安受尚書，故愛好經學；即位之後，即崇尚儒術，表章氣節，選功臣以引進文吏，使政治日上軌道。他知道自莽末變亂後的十餘年中，全國擾亂的嚮影，十分厲害，民生的凋弊，也同於秦、漢之間；因之他治天下的法子，也是使天下趨於安寧，減官省事，退功臣，進文吏，銳意於政治，使海內晏安。因為怕事四夷，以發敵中國，所以連西域自請朝貢，求置都護，也予以拒絕了。明、章二帝一方面繼承他這個治法，另一方面還以餘力經營西域，以割斷匈奴的右臂，痛擊匈奴，使它不復再為邊患。而在這種治世下面，遂產生了一個偉大的班超。

二 先世起源的神話與令名

談到班超，先得說說他的家世。現在我先講一段他家氏族來源的神話吧：原來班氏的祖先，是與春秋時代的楚國同姓，乃是一個名叫子文的令尹的後人。最初，楚國有一

個名聲若敖的人，在鄒國娶了一位夫人，生了一個孩子，名叫關伯比，若敖死了以後，他就隨着他母親回到娘家的鄒國去住，不久之後，他就與鄒國國王的女兒發生戀愛，並且生下了班氏的祖先令尹子文。鄒國國王的夫人，深恨這個沒有嫁入的女兒所生的私生子，所以亂生下來，就叫人把他拋在雲夢澤（今湖北安陸縣南）的附近。在那樣廣大而荒野的地方，一個嬰孩被遺棄在那兒，生命的危險是可想得到的，但是子文卻很幸運的活了下去。原來他卻爲一個吃人的老虎所乳育着。這奇怪的事情，從來沒有人知道，然而有一天，他的外祖父出外打獵，恰巧碰着了這回事，便非常奇怪、非常恐懼回來告訴他的夫人，並派人把他收回來。因爲有這樣神怪的事，國人鄙另眼看他，給他一個乳名叫「穀於菴」，意思就是爲虎所育而生的。原來那時楚國還未南化於中原，他們有着自己的方言，他們叫虎爲「於菴」（音爲菴），叫乳爲「穀」（讀爲菴），因而遂有「穀於菴」一個奇怪的名字。

子文是一個了不起的人物，他在楚國會作過三次令尹。他的修養很好，無論履新疏

事，或卸任罷休，皆無歡喜與失望的表情；並且在交代的時候，這楚國令尹應作的事，一一告訴新令尹，這種責任心是多麼的可貴！他又是非常愛國的人，當楚國發生內亂的時候，曾經很慷慨的將他的整個家產貢獻給國家，以應付空前的危機。無怪乎孔子對他也很尊敬，特別以「忠」字來贊美他。

子文的兒子名叫鬬班，為甚麼叫「班」呢？乃是楚國太以為老虎都有斑紋（斑，古通班），鬬班乃是紀念他父親，所以取了一個與虎有關的「班」來作名號。他也曾作過楚國令尹。後來楚國被秦國滅了，他的後人從南方遷移到山西的北部去，為了紀念世族的來源，遂以班作姓。以後傳至班壹，時值秦朝末年的紛亂，遂又將家遷到更北的樓煩（今山西神池、五寨二縣地）去，在那裏從事生產，便有了馬牛羊數千頭的家庭。那時正值漢朝初定，應當興辦的事太多了，故對民衆尚不禁止亂用車騎與衣服，所以在漢朝孝惠帝及高后的時候，班壹遂以多財而為北方邊地的雄豪；每當出入弮獵，便都張着華麗的旗旌，奏着悅耳的鼓吹，儼然是北方的土皇帝一樣。活到一百多歲，以壽終，北方

人羨慕他的福壽，這多爲發子取着「壹」這個吉祥的字。

班氏從此以後，就起於北方，其先世頗多有很顯着的名聲：班壹的兒子誦，是一個「言必信，行必果，諾必誠，不愛其疆，赴士之阨園」的一個大豪俠，其姓名還傳於北方的州郡，民衆皆歌頌其爲人。誦生長，官至上谷（今河北懷來縣）的太守。長生同，以其才能而爲止黯（山西靈寧道南寧）的縣令。回生況，舉孝廉於郎，精功勞，官至上河農事的都尉，他的上司大司農考核他的成績，認爲最好，遂調他到潯陽去爲左曹起騎校尉。成帝初年，他的女兒被選入宮去作婕妤。

況有三男一女，女兒被選入宮爲婕妤後，很得皇帝寵愛。有一次她與成帝在花園中遊玩，帝欲與她同乘在一車上，她卻辭謝說：「我看過古代許多聖賢帝王的發像，皆有名臣在一旁侍立，只有三代的末代皇帝，纔有嬖幸的女子在側；現在陛下欲令我同車，這樣豈不是與三代的末代皇帝一樣嗎？」成帝爲她這話感動了，便中止了同車的行動。皇后聽說此事，爲她說：「古時楚國有一個用不食禽獸之肉的方法來割斷楚王用獵的

樊姬，而我們的朝中卻出現了這樣賢淑的一個班婕妤」。以後趙飛燕——那個能夠跳舞的歌伎得寵，她與許皇后皆被遺棄。狠毒的趙飛燕反奏說她與許皇后以左道在後宮詛咒主上，帝遂拷問婕妤，她對答得很好，她說：「妾聽說死生有命，富貴在天。像我這樣安守本分的人，尚且沒有得到絲毫的益處，作些壞事又有什麼用呢？假使說鬼神有知的話，他對於那種誣害主上的奸臣的詛咒是不聽的；如果神鬼是無知的話，那麼詛咒不是白費嗎？」成帝曉得她的冤屈，又憐憫她的處境，就賞賜給她黃金百斤，讓她好好的生活。婕妤恐畏此以往，禍及其身，遂請求供養太后於長信宮中，成帝允許了她。她逃避了死亡，但寂寞的生活卻不能療治她內心的創傷，她作了一篇著名而凄婉的賦：「共酒掃於桂殿兮，永終死以爲期。願歸骨於山足兮，依松柏之餘休。……」。就這樣結束了她的一生。

她的三位弟兄，名叫伯、芳、祿。伯少受詩經於師丹，因誦說有法，爲帝所重。時而最奸準，常命經學大師鄭寬中、張禹等入說尚書、論語，帝命伯亦受之，因得深通大

義。他的祖先既患北方人，所以志節慷慨，徵求使於匈奴。成帝河平年間，單于來朝，上使持節迎於塞下。又自請爲定襄太守，斷事神明，郡中稱其賢。後入朝爲侍中，能謹言直諫，皇上對於他特別敬重。年三十八而卒。他的弟弟序，博學而有俊才，舉賢良方正，曾與刻同校祕書；每次奏校書之時，於天子前讀羣書，皇帝非常看重他，特別賜他以祕書的副本。當時祕書尚未公布於天下，雖是皇帝的家人請求也不給與，而班序得之，寵禮的隆厚，是可以想像得到的。三弟穉，方直自守，爲廣平太守，痛恨王莽的專權，又怕連累自己，遂歸還相印，入補延陵園郎，食故祿終身。穉就是班超的祖父。

三 父兄及妹的成就

幼穎生彪，彪字叔皮，幼年的時候，曾與他族伯的兒子嗣一道遊學。他家裏既藏有皇上賜的祕書，而且家裏又有很多的財產，於是天下的學人皆由各方來拜會，從父執楊子雲以下，皆其家門，像這樣好的環境，當然能孕育出良好的人才。嗣雖宗於楊家，

卻漢老、莊之學。彭則不同，沈重而好古，惟專心致力於聖人的學問。年纔二十歲的時候，便遭更始之亂，關中擾攘，不能安居，乃舉家避亂於天水，依附雄據關中的隗囂，並勸他不效割據一方稱雄，又別妄想作大一統的帝王，希望他體恤百姓的思想漢室，而助劉氏復興。但隗囂固為天下的思念劉氏，祇是老百姓下意識的作用，乃大亂時必有一種心理反應，天下非劉氏之天下，惟有強方的人可以爭得。彭對囂的主張，深表不滿，又感時專的艱危，於是著「王命論」，以為「漢德承堯，有靈命之符，王者興祚，非許方所致」。欲以此感動隗囂，但囂卻不聽他的那一套。於是彭又避地河西，依款將軍竇融。融非常敬愛他的才能，以之為從事，視之為師友。彭遂說服竇融使之專攻，而擊河西之衆以拒隗囂；河西的不懼兵力而得平定，都可以說兵彭的力量。後來竇融被召赴長安，光武問其所上章奏，是何人所作？融即以曾經奉班彪所為，光武雅知彭才，召入見，舉同隸茂才，拜為臨淮郡的徐州令，後因病去官，數應三公之召。

彭天才高而又好述作，遂專心致力於史學。前漢武帝時，司馬遷著有史記一書，上

趙黃帝，下迄武帝太初年間，駢跡古今，適上下數千年的史事，甚爲詳備。但自武帝以後，史實皆缺，雖有揚雄、劉歆、褚少孫諸人，編集當日的時事，但其作品多鄙俗而不堪讀，根本上不能稱繼太史公的著作。彪家既藏有祕書，他本人又有文學天才，乃採集前史遺澤的史實，博搜異聞，作成後傳數十篇，斟酌前史，而匡正他的得失道：「遷之所記，從漢元至武以絕，則其功也；至於採經摭傳，分散百家之事，甚多疎略。不如其本，務欲以多聞廣識爲功。論議淺而不篤；其論術學，則崇黃、老而薄五經；序貨殖，則輕仁義而蓋貧窮；道游俠，則賤守節而貴俗功。此其大敝傷道，所以遇極刑之咎也。然善述事理，辨而不華，質而不俚，文史相稱，蓋良史之才也」。這幾句話批評得很恰當，翻他修前史的見解，則是「慎嚴其事，整齊其文，不爲世家，惟紀傳而已」。彪後爲玉況（玉澤肅）府的椽屬。時東宮初建，官屬不完備，連太師、太保都沒有，彪遂上言，以爲教導太子，是很重要的事，應該廣選有威與明通政情的儒吏，爲太子太傅，帝深納其言，果爲太子贊官屬，如彪所建議。後舉爲司徒掾，作望都長，深得吏民的愛

竇，建武三十年（公元五十四），年五十二，卒於官。

班固是他家避難河西時誕生的，字孟堅，年纔九歲，就能作文及誦讀詩賦。十三歲的時候，作論衡的王充就發現了他的天才，曾經賞着他的父親誇獎他說：「這孩子將來必定能夠爲漢朝的時事作記載」。這個預言後來果然實現了。固成年以後，博覽羣集，九流、百家之言，無不窮究。所學無常師，不學章句之學，讀書爲舉其大義而已。性情寬和容衆，從來不以自己的才能來眩耀，因此當日的學者都很推重他。永平初年，明帝的同母弟東平王蒼爲驃騎將軍輔佐政事，大事延攬天下的人才，時固纔二十歲，進書說蒼，請他留意那些雖埋於世的俊傑，蒼深納其言。這時，他的父親逝世，固奔喪歸里，居喪的時候，爲了安慰慈父在天之靈，遂立志完成他父親的修史計畫。但他深感其父所續的史記未詳盡，乃潛精研思，欲寫成一部最完備的史書。但是不知誰人卻挾嫌控告了他，說他在家里私自改作國史，竟遂下詔拘捕他，並把他關在京兆的監獄裏，又把他家中所藏的書籍統統沒收了，其弟超遂親赴洛陽營救。好在不久以後，明帝諒了他的著作，

纔知道他修史的本意，明白他的冤屈，遂釋他出獄，任爲中書郎，與校書郎，並校書郎，旋又遷爲蘭臺令史，要他繼續修史。固嘗謂以後，乃撰撰前記，經筵所開，殫精積思，積二十年之功，始完成一部不朽的著作——前漢書（劉向代爲史的先例，爲後世史家所宗）。

光武自定都洛陽以後，將新都建築得富麗堂皇，大有一番新興氣象。但是當日許多守舊的人，卻仍希望朝廷建都長安，故對洛陽的大興土木，深表不滿。固遂仿效司馬相如的上林子虛賦，東方朔的答客難，而作兩都賦，詳述長安殘破，不足以重建新都的道理；並說明洛陽地居衝要，制度完美，實爲一標準的國都。此賦一出，遷都長安之議始息。後來固以文章之故，愈得明帝、和帝的愛重，不但特准他晝夜在禁中讀書，並使他參預朝廷的大會議，讓他與大臣們盡情的辯論，這樣的恩寵，當然是值得驕傲的事，不過固卻憑着他們父子都懷着很好的才學，但都沒作過比「郎」還大的官，遂作賓戲一文來嘲笑自己，這自然也是一種不平的控訴，因此纔被遷爲玄武門的司馬。章帝建初四年（公元九七），天子會議侯於白虎觀，講論五經同異，而命固撰集其事，遂成就了有

名師「白虎通論」一書。正當那個時候，北匈奴單于遣使貢獻，欲求和親，羣臣議論紛紛，以為與之和好，則矣與南匈奴之親，皆主拒其所請，而維持與南匈奴的邦交；但是班固卻以為不可，他說北匈奴自來歸附，尚不從其請求，難道要等到北匈奴強大後，始遣使臣去與它締交嗎？這種見解的確是很高明的，無怪朝中大臣皆為他折服了。

不久，固的祖母逝世，又去官歸里。及至永元初年，大將軍竇憲——雄臨河西，自來歸降的匈奴酋長——出征匈奴，固固明諫遠見，得為中議軍，隨軍出發，於擊破匈奴後，於燕然山刻石記功，親撰銘文以記述大漢威德。其後，北單于欲入朝天子，竇憲固守中郎將專，將數百騎與虜使，出居延塞去迎接。適其時南匈奴出騎鹿塞擊北匈奴，大破之於雲和，固至私渠海，始聞虜中大亂，乃不得領而還。時竇憲於漢朝，權勢極大，和帝後其專權，逼憲自殺，固既是憲手下前紅人，遂亦免官下獄，一代文豪，竟懷着滿腔的悲憤，以六十一歲的年齡，死在黑暗的牢獄中。

在班固十四歲的時候，他的母親又生了一個女兒，名字叫昭，又字惠班，又名姬。

幼年博覽，隨着哥哥們苦讀，所以成爲一個博學才高的名門閨秀。後來嫁給同郡的曹世叔（一個很有氣節的君子）爲妻，不幸世叔早死，她孤苦的守寡家居，以教育兒女爲事。適逢她的大哥著述漢書，還未完成預定的八表及天文志，就發志以沒。和帝知道昭的才學很好，乃召她來京師，令居東觀藏書閣，繼續完成她大哥的工作，又時常召她到宮中去作皇后及諸貴人的師傅，要她們跟她學習，宮中都尊稱她爲「曹大家」。每有人貢獻異物，就令她賦頌。及鄧太后臨朝，更得典聞政事，以此之故，特封她兒的子曹成爲關內侯。當時漢書剛問世，能夠了解的人並不多；大經學家馬融尙且以老鄉的關係，拜伏東觀藏書閣下，從昭受讀，昭學識的豐富，就可想而知了。她著有女誡七篇，曾在說明婦女在夫家所處的地位，及對於丈夫、翁姑、妯娌所應取的態度。她認爲家庭的歡樂和睦，完全繫於媳婦的身上，所以提倡「婦女必須曲從」的理論，其書深爲當世人所看重，馬融就是第一個令妻女抄寫研讀的人；但是反對她的人也有，如偉她的小姑子曹豐生，就會爲書責難，說她的見解成問題。女誡七篇，以今日之眼光視之，固不合於時

名師「白鹿通論」一書。正當那個時候，北匈奴單于遣使貢獻，欲求和親，羣臣議論紛紛，以為與之和好，則矣與南匈奴之親，皆主拒其所請，而維持與南匈奴的邦交；但是班固卻以為不可，他說北匈奴自來歸附，尚不從其請求，難道要等到北匈奴強大後，始遣使臣去與它結交嗎？這種見解的確是很高明的，無怪朝中大臣皆為他折服了。

不久，固的祖母逝世，又去官歸里。及至永元初年，大將軍竇憲——雄踞河西，自來歸降的賁陁的會孫——出征匈奴，固固明諫遠見，得為中護軍，隨軍出發，於是被匈奴殺，葬燕然山刻石記功，親撰銘文以記述大漢威德。其後，北單于欲入朝天子，憲便固行中郎將專，將數百騎與虜使，出居延塞去迎接。適其時南匈奴出塞鹿塞擊北匈奴，大破之於雲和，固至私渠海，始回虜中大亂，乃不得要領而返。時竇憲族黨滿朝，權勢極大，和帝廢其專權，逼憲自殺，固既是憲手下的紅人，遂亦免官下獄，一代文豪，竟懷着滿腔的悲憤，以六十一歲的年齡，死在黑暗牢獄中。

在班超十四歲的時候，他的母親又生了一個女兒，名字叫昭，又字惠班，又名姬，

幼年時候，隨着哥哥們苦讀，所以成爲一個博學才高的名門閨秀。後來嫁給同郡的曹世叔（一個很有氣節的君子）爲妻，不幸世叔早死，她孤苦的守寡家居，以教育兒女爲事。適逢她的大哥著述漢書，還未完成預定的八表及天文志，就發志以沒。和帝知道昭的才學很好，乃召她來京師，令居東觀祿書閣，繼續完成她大哥的工作，又時常召她到宮中去作皇后及諸貴人的師傅，要她們跟她學習，宮中都尊稱她爲「曹大家」。每有人貢獻異物，就令她賦頌。及鄧太后臨朝，更得典開政事，以此之故，特封她兒的子曾廣爲關內侯。當時漢書剛問世，能夠了解的人並不多；大經學家馬融尙且以老鄉的關係，拜伏東觀祿書閣下，從昭受讀，昭學識的豐富，就可想而知了。她著有女誡七篇，曾在說明婦女在夫家所處的地位，及對於丈夫、翁姑、妯娌所應取的態度。她認爲家庭的歡樂和睦，完全繫於媳婦的身上，所以提倡「婦女必須曲從」的理論，其書深爲當世人所看重，馬融就是第一個令妻女抄寫研讀的人；但是反對她的人也有，如像她的小姑子曹豐生，就會爲書責難，說她的見解成問題。女誡七篇，以今日之眼光視之，固不合於時

代潮流，然而其中確有不少高明的見解，實在不能一例以迂腐看待。昭年七十餘始卒，皇太后爲素服舉哀，使使者監護喪事，死後的哀榮，也是值得人們企羨的。

四 班超的成長

班氏的家世，真是源遠流長。祖先們都很能幹，不是以仕宦爲人尊仰及以文章爲人尊敬，就是以德行爲人歌頌，像這樣的書香門第，當然能夠教養出優良的人才。因爲有班彪那種一行不離方，言不失正，仕不急進，貞木達人，敷文華以謹圖典，守賤隱而無陳容^①的君子，所以他的兒女們都有着很大的成就。班固繼承他家學的學識，有着董仲舒司馬遷一樣偉大的史才，有着司馬相如揚雄一樣華麗的文筆，序述史事，一不激訕，不雜詆，臆而不移，詳而有體，使讀之者聲震而不厭心。唯其如此，所以他的漢書能傳頌於世，而世不衰。班昭早歲守寡，茹苦含辛，撫育兒女成長，並代兄著述，又爲國表裏家故事，她真是一個不平凡的女性。而班超則在這種進行文學的發覺下，孕育成

勇敢果毅的性格，這種性格，也就是他完成事業的重要基礎。

班超字仲升，以光武建武八年（公元三二）出生於河西，後又隨他的父親遷到扶風安定居。幼年時代，與兄固一道讀書，固後至京師入太學，他則留在家裏養老母，事親非常孝順，又樂於料理家務，雖執苦役，亦不以爲恥。他是一個不修細節而有大志的人，口有辯才，閱書不少，尤喜讀公羊春秋。公羊講究正名，較有政治思想，而近於法家，故讀之者能辨別是非，班超一生受此書的影響最大。

兄固爲修使而被囚，超對於這種「不白之冤」深感憤憤，遂立即趕到京師去，上書辯白固的冤屈，很幸運的得蒙明帝召見，超遂侃侃而談，爲帝述說固著書的本意，後果獲釋放，並任命其兄爲校書郎。超遇事情已得圓滿的解決，且因禍得福，乃歸家迎母到塞陽來，與他哥哥住在一起。但是清廉的班彪，並沒有爲兒女留得有產業，校書郎的微薪，又不夠一家人生活，貧窮逼使超爲宦家作書記，找錢來供家養口。東班超這樣一個有作爲的人，當然不願幹這種不生不死的工作，並且他自幼就覺得國家受匈奴的侵擾，

若不跟武前漢的故事，開邊西域以絕匈奴右臂，邊郡是永遠得不到安寧的；所以他便很誠往於張騫、傅介子的行爲，常思爲經營西域而奮鬥。然而悠長的歲月，呆板的工作，使他有着「肚子的委屈與牢騷」；有一天，他終於受不住，很憤恨的把毛筆投在地下，罵得很威懾的說：「大丈夫沒有別的志願，猶當以張騫、傅介子二人爲榜樣，立功異域，以取封侯，那能長久困守在筆硯間呢？」同事對他這種不自量力的狂妄舉動，都覺得好笑，但班超卻自負的說：「燕雀安知鴻鵠之志哉！」當然囉，這樣豪邁的志向，的確不是一個小書記所能完成的，然而他畢竟完成了他的夙願，他的志向與精神，多麼值得我們效法啊！

不知怎的，皇帝忽然又想起了那個上書救兄的班超，便悶悶：「卿弟現在何處？」于是就訴明帝說：「爲官家寫書，掙錢來奉養老母」。帝很同情他的苦況，因以超爲掌書勅奏，及印主文書的蘭臺令史，每年有百石的薪俸，從此家裏便寬裕得多了。但他始終不是一顆安心從事於筆耕的人，不久即因事免官。明帝永平十六年（公元七三），奉

車駕尉發圍出擊匈奴，超毅然以知識青年，志願從軍，得爲假司馬之職；將兵別擊伊吾（今哈密），戰於蒲昌海（巴爾庫淖爾），多斬首虜而還。竇將軍覺得他很幹，遂遣與從軍郭俯，出使西域，以牽制匈奴。從此以後，萬里封侯的大志遂得以實踐了。

〔本章參考書〕

班固：漢書敘傳（卷一百上）、外戚傳（卷九十七下）。

范曄：後漢書光武帝紀（卷一）、班彪傳、班固傳（卷七十）、班超傳（卷七十七）、曹世叔妻傳（卷一一四）。

第 10 章

10

第二章 漢代西域的一般情況

一 西域的地勢

漢代所謂西域，是有着廣、狹二義的：漢武帝遣張騫通西域，使大漢的聲威遠播於西方，天山南部的三十六國乃先後歸服，狹義的西域即指此；而廣義的西域，則更包括蔥嶺以西諸國而言。現在我們需要敘述的史實，則多發生在狹義的西域內，而這些地方又正在今日新疆省的南部。

西域的界限，是很明顯的，它的周圍都是大山。西頭，矗立着世界屋脊的帕米爾高原，它像一個巨人似的伸出兩隻強有力的臂膀，護大嶺嶺的天山，是它的左臂，終年積雪的崑崙山，是它的右臂。在這兩隻粗壯的臂膀下，被緊緊擁抱着的那片廣大而乾燥的盆地，就是我們要說的西域。這片地方自東向西經長一千五百哩，自南到北約在五百哩

以上。然而可憐得很，那麼廣大的一片土地，卻大部分是充滿了沙粒的塔克拉馬干大沙漠，和上面滿是險塊及風蝕土丘覆蓋着的羅布沙漠。說到沙漠，您也許會從您讀過的小說中、聽過的敘事中、看過的電影中，懸織出一些美麗的幻影，神往於那種靜默空虛以及和平的氣氛吧？但是抱歉得很，這裏所談到的沙漠，都與您的想像不同，無論散布在何處，總是滴水全無，因為缺少水分，不僅人類不能生存，實際上就是所有的動植物都不能存在，於是造成一種「上無飛鳥，下無走獸，千里之間，人煙斷絕」的淒涼景況。有名的唐僧玄奘往印度求經，道經此地時，曾寫下這樣的句子：「從此東行大流沙，沙剛流漫，聚散隨風，人行無迹，途多迷路，四野茫茫，莫知所止，是以往來聚遺骸以記之。乏水草，多熱風，風起則人畜昏迷，因以成病。時間歌嘯，或聞號哭，視聽之間，恍然不知所至，是以屢有喪亡」(註一)。由此段記載，我們就可想像得到那是一片多麼可怕的地方啊！

在這片土地中，大自然既然那麼吝惜的不給人類生存和居住所必需的原料，那麼，

爲甚麼還有許多國家呢？原來此所謂國者，不過是以城市爲中心的一地方區畫罷了。它們都散布在沙漠邊緣與大山麓的那些水草田中。水草田，也叫沙島，又叫綠州，是沙漠中的一個水源豐富、草木繁茂、可以耕種的地方。長者約二十五里至三十里，次者亦約十里至二十里。沙島相距常在數百里以外，中間有一條名叫塔里木的大河，橫貫了整個沙漠，會合南北的支水，東流入羅布淖爾（漢代蒲昌海）。在北的支流，是源出蔥嶺，會合了阿克蘇、庫車、海都三河的喀什噶爾河；在南的支流，是源出崑崙山，會合了和闐、且末二水，向東北流的葉爾羌河。這些河流，除去和闐河而外，就再找不出能深入塔克拉馬干大沙漠的了。就是和闐河，也只有夏季的幾個月纔有水。這些河流的大小沒有一定，全受雪水下來得多寡爲比例，又因風沙的填積，河道又往往變動；並且這些河流一離開水草田，就和河流毗連的沙漠植物生存地帶以後，流不多遠，便都沒入沙漠之中，潛流地下，時隱時顯。當地的人常把河流比作法律也阻當不住的國王，真把西域境內河流的特性，批評得恰到好處。然而也幸好有這條大河，纔能使那大塊地方不致於完

全荒廢。

因為水草田狹小而肥沃，故只適於耕種而不宜遊牧，於是便使西域的國家大多籠營城郭居室，從事與農業的生活。這是與塞外民族的逐水草而居大不相同的，史書上遂把它們的有些國家叫「城郭諸國」，以示區別於遊牧的「行國」。

二 西域諸國行歷

在這裏，我們所述的都是些比較枯燥的事，希望您能參照着篇首的地圖仔細的看一看。因為對西域沒有基本的概念的話，那對定遠侯所經營的事業，也就會感到陌生和無趣的。

現在，讓我帶着您去旅行一下漢代的西域吧！經過有名的敦煌郡，出玉門關（故址在敦煌稍東的地方，非今日之玉門），穿行危險的白龍堆沙地，有南北兩道，我們先走南道，這條路上第一個國家便是鄯善。鄯善本名樓蘭，故地在蒲昌海（又名鹽澤，今羅

布澤爾)北邊的一條名叫威魯克河的尾巴上，是漢出西域中道的咽喉。昭帝時，樓蘭遷到蒲昌海的南邊，始改名鄯善(以後，北方的樓蘭，因為羅布沙地的枯乾，被埋入戈壁之中，在我們這世紀的初年，始為斯文慈定及斯坦因二氏所發現)。

離開鄯善，向西行七百二十里，到且末國(今車爾成一帶)。再西行二千里，到精絕國，故城在今克里雅之東，尼雅北之沙漠中，後漢時併於鄯善。西行四百六十里，至扞彌國(卽史記之犂靬，後漢書之拘彌)，故城在今克里雅一帶。又西行三百九十里，到了產玉著名的于闐國，它的國境頗大，包有今和闐、洛浦、墨玉三縣地，西通皮山國三百六十里，其故地卽今皮山縣境。由皮山再西北行三百八十里，到了莎車國，其地卽今葉爾羌、莎車、葉城一帶。從此可西臨葱嶺到大月氏、安息諸國。如今我們已走到南道的盡頭了。塔里木盆地南部的國家，皆已走完，那我們再由北道折回吧！

由莎車北行五百六十里，到疏勒國，其故地卽今喀什噶爾、迦師縣地，因為它西通大月氏、大宛、康居等大國，所以有很大的貿易市。從此我們沿着天山的南麓向東進，

先將溫宿國，即今溫宿、烏什縣境，有路北通烏孫亦谷（今伊斯色庫爾之東南）；次至結羅國，地在阿克蘇至哈拉玉爾滾一帶。由此東行六百七十里，至龜茲國，故境在今庫車、拜城縣境。東行三百五十里，過輪臺國。至烏壘國。輪臺在今輪臺縣南境，漢太初三年（公元前104）爲武師將軍李廣利所滅，屯田於此；烏壘亦在輪臺縣南的策特爾一帶，是前漢西域郡護的治地。由此東行至渠犂國（今尉犁縣西境），這個國度是漢在西域的屯墾區，很富庶。又東行六百五十里，至尉犁國，過此有兩道：東北行可到近海（博斯騰淖爾）多魚的焉耆國，故地在今喀拉沙爾一帶。其國東北尚有一危須國，故地在今喀拉沙爾東的曲惠城附近。由此更前行，可過車師而歸玉門。如從尉犁向南行，則可走梭蘭故地，穿行白龍堆而回敦煌，此道雖捷，但卻很危險。就這樣，我們已環繞着大戈壁的邊緣走了一個圈子。經過的十七個國家，都散布在塔里木河的兩岸，因爲灌溉便利（塔里木，在回語中的意思是「可耕的地方」），所以營田蓄，有城郭居室，更甚上多野之爲「葉那諾國」。而我們因爲地形的畫分，則另稱之爲「塔里木盆地諸國」。

我們到崑崙山谷中去覓一些國家吧：崑崙山西起蔥嶺，東南行，位於塔里木盆地南邊，爲西藏與新疆之界山，散布在它的山谷中的國家，多半是偏僻不通孔道的。出陽關（在敦煌之西）可逕僻在西南的嬉羌，其地在今達布遜淖爾一帶。隨畜逐水草，西與小宛國接，其地在今且末南山中。小宛西爲戎盧國，在今尼雅之南山谷中。其西爲渠勒國，地在今克里雅南山谷中。皮山之西有西夜國，故址在今葉城南山中，奇盤山一帶，西與蒲犁國接。蒲犁故城在今疏勒西南，南接子合國，較蒲犁偏南。同樣與子合接的國家尚有依耐，其故地在今英吉沙南山谷中。蒲犁、依耐二國，西去無雷國皆爲五百四十里。無雷在今疏勒西南山谷中，南接烏秣國。烏秣在今巴達克山地，西與難兜國接。難兜、山碧，由於石間，在今巴達克山西境（其西有縣度石山），北與休循國、西與大月氏國接，地方遼富庶，種植得有五穀、葡萄結果。——凡行十國，除難兜外，皆隨畜逐水草，所謂行國是，與城郭之國不同。

同樣，在蔥嶺山谷中亦有數國：在今疏勒之西，克子爾河上源、依克斯塔木一帶，

得據澤國，東到疏勒，南屬葱嶺。西上葱嶺爲休循國，休循在今阿賴高原一帶，西至大月氏千六百一十里。其南爲桃槐國，地無可考，疑今阿姆河上游，小帕米爾一帶。以上三國，皆依葱嶺，隨畜逐水草。

此外在天山山谷中，則有十八國：我們從指澤國順着道路東行，兩天之後，到達尉頭國；此國在今烏什、吐魯番西境，迦師之北，田畜，隨水草。從此往西北行，到達位置在伊犁河谷、特克斯川一帶的烏孫大國，王治亦谷城，南距溫宿六二〇里，隨畜逐水草，與匈奴同俗。其極東接烏貪營離國，此國初爲單桓國地，屬於車師，後爲都護所分置，在今綏來縣地，東與單桓，南與且彌，西與烏孫接。單桓在今烏魯木齊一帶。且彌有二：西且彌，疑在今焉耆北山、昌吉河與綏來河谷中；東且彌則治天山東兌虛谷。由烏貪營離往東行，過單桓得卑陸國，其地在今阜康縣地；此外尚有卑陸後國，乃由卑陸國所分出，地當今吐魯番之北的孚遠一帶；東接都立師國，西接劫國；都立師在今奇臺縣地，東接車師後城長國。劫國在今托克遜之西。以車師爲名的國家，共有四個：當今

吐魯番地的是車師王國，王治交河城，在今吐魯番，廣安城西二十里。雅爾湖附近尚有古城遺址。當今哈拉和卓地則爲車師都尉國。在濟木薩南山中的是車師後王國；在今在臺之東的是車師後城長國。此外，在前部北、後部南，尚有一狐胡國（當從後漢書作孤胡國），地在今吐魯番北面的博克多山谷中；又在前部南有一山國（當從山海經作墨山國），當今托克遜南庫魯克山中。在車師後部極東，有蒲類國及蒲類後國，前者在伊吾北（伊吾今哈密），今爲巴里坤地，後者在蒲類海（今巴爾庫淖爾）之北。以上諸國，在武帝以前，僅有尉頭、烏孫、單桓、婁國、卑陸、且彌、都立師、狐胡、姑師等九國。武帝以後，姑師始分爲車師四國，一且彌、二卑陸、三蒲類及烏貪善離，則皆爲都護所分立。這些國家，皆隨牧畜，逐水草，全都是行國。

總計以上所述，共得五十四國，漢不著錄輪臺，實得五十三國，爲何有如是多的國家呢？原來三十六國之說，乃是就孝武帝以前未分裂時而言，但在哀、平二帝時，不知何故，竟分裂至五十五國之多。據後漢書稱，西夜、子合，各有其王，而子合國又有遮

者，則是分西夜爲三國，續其前漢書所著錄，則恰爲五十五國。

如是，我們又轉向葱嶺以西的國家，越過葱嶺，先至罽賓，其地在今阿富汗之南，王都循解城，今塔希爾地，西北接大月氏，西南接烏弋山離。烏弋在後漢時改名排贊，其地即今伊朗南境，給爾滿、法爾斯、古爾斯丹等部地。自玉門陽關出南道，過鄯善西南行險葱嶺至此國，可算走到南道極西的終程地了。由此國轉北而東行，到達安息國，其地在今伊朗北境，王治番兜城，今盤社瓦一帶（在裏海南部）。西接條支國，今阿刺伯之地。由安息往東行，至大月氏國，地當今巴克脫利亞地，王治監氏城，今布哈爾。由此北行，到達康居，其地約當今錫爾河東的吉爾吉思曠野，王治卑闐城，疑爲今塔石干地。南行千五百一十里至大宛國，地當今費爾干盆地，王治貴山城，今哈三地。以上七國，皆是大國，除大宛外，不屬都護，故不在三十六國之內。

好容易，我們纔走遍西域諸國，並把它們的方位都一一的釐定了。當您們心中有一個概念以後，我們再述一述它們的人種及西域的重要性罷！

三 西域的人種

古代西域的居民究屬何種型？這實在是一個很難解答的問題，因為關於古代住於此地的人記事，實在太不完全，若干古籍中，雖亦有人類形貌土俗的記載，但都只說到希臘以東的國家，而東部西域人種型的特徵，卻付闕如（註二）。自二十世紀以來，經中外探險隊考察的結果，獲得不少古代居民所通行的文字及少數遺骸，於是東西學人遂就其語文之性質和系統，及其頭蓋骨、毛髮等特徵加以研究，乃武斷的說西域人是雅利安種。這說法，是含有作用的，我們不能予以贊同。因為說古代西域的語文屬於印度歐羅巴語系，尚是一種片面的推測；而研究人類種型由主要成分的遺骸，亦尚未得一確定的結論。並且就文字方面來說，裴爾尼維所發見的佉盧文，乃公元後三世紀所通行者，乃在大月氏、波斯勢力東漸，佛教文化傳入以後對尋。蓋以龜茲為中心，流行之吐火羅語，則更晚在公元後七八世紀以後了。所以我們不能以經過變遷後的情形來推論前者，

者，則是分西夜爲三國，隴其前漢書所著錄，則恰爲五十五國。

如是，我們又轉向葱嶺以西的國家，越過葱嶺，先至屬賓，其處在今阿富汗之南，王都循鮮城，今哈勃爾地，西北接大月氏，西南接烏弋山離。烏弋在後漢時改名排特，其地即今伊朗南境，給爾滿、法爾斯、古爾斯丹等部地。自玉門陽關出南道，過鄯善西南行險葱嶺至此國，可算走到南道極西的終程地了。由此國轉北而東行，到達安息國，其地在今伊朗北境，王治番兜城，今盤杜瓦一帶（在裏海南部）。西接條支國，今阿剌伯之地。由安息往東行，至大月氏國，地當今巴克脫利亞地，王治監氏城，今布哈爾。由此北行，到達康居，其地約當今錫爾河東的吉爾吉思曠野，王治卑闐城，疑爲今塔石干地。南行千五百一十里至大宛國，地當今費爾干盆地，王治貴山城，今哈三地。——以上七國，皆是大國，除大宛外，不屬都護，故不在三十六國之內。

好容易，我們纔走遍西域諸國，並把它們的方位都一一的釐定了。當您們心中有一個概念以後，我們再述一述它們的人種及西域的重要性吧！

三 西域的人種

古代西域的居民究屬何種型？這實在是一個很難解答的問題，因為關於古代住於此地的人記事，實在太不完全，若干古籍中，雖亦有人類形貌土俗的記載，但都只說到葱嶺以東的國家，而東部西域人種型的特徵，卻付闕如（註二）。自二十世紀以來，經中外探險隊考察的結果，獲得不少古代居民所通行的文字及少數遺骸，於是東西學人遂就其語文之性質和系統，及其頭蓋骨、毛髮等特徵加以研究，乃武斷的說西域人是雅利安種。這說法，是含有作用的，我們不能予以贊同。因為說古代西域的語文屬於印度歐羅巴語系，尚是一種片面的推測；而研究久遠遺骸占主要成分的遺骸，亦尚未得一確定的結論。並且就文字方面來說，穆爾尼維所發見的佉盧文，乃公元後三世紀所通行者，乃在大月氏、波斯勢力東漸，佛教文化傳入以後的事。至以龜茲為中心，流行之吐火羅語，則更晚在公元後七八世紀以後了；所以我們不能以經過變遷後的情形來推論前者，

而必須以時代與區域爲準推定其種型，蓋非如此不能得一可靠的答覆。

在塔里木盆地南部的那些國家，可以于闐爲研究的中心。因爲這一帶通行着相同的佉盧文，佉盧文是斯坦因在于闐尼雅發現的，考其使用最廣，與日常生活有密切關係之語，乃屬單綴音的西藏語系；又在丹烏利克及安得悅遺址中所發現的古文書及刻文中，亦有今人尙未通曉的語言，據霍爾里氏研究的結果，則認此可比較於西藏語；又如且末國，唐書西域記作折摩歇那，爲藏語「沙城」之意。由語言上考察，于闐一帶既通行西藏語，則其地的居民可能爲西藏人種。在民俗方面亦與西藏民族相同，此由法顯、宋雲二人的行記皆謂他們「衣氍毹，居喪則披髮」二語可知。與自容貌上言，斯迦因及仲良本人在樓蘭附近發現的未腐化的漢代女僵屍，皆係黑髮，且剪髮及肩，類高禩拳及類骨寬大，面塗顏色，紅綠相間，凡此皆足以證明其爲西藏人種型。據此，則塔里木盆地南部，自公元前六世紀至公元後五世紀皆有西藏民族居住，此乃可斷言的事。

崑崙山谷中那十個國家，據推定其種族的有遠裔國：繕羌，也是西藏種，這由它的

國名或有推知：據曼都魯各（註三），乃西藏語 Mano（Tsha, Chka）的譯音，是「曼」；羌則以示種性，因其居鹽澤之地，故被稱為「鹽地的羌民」。至若番、奴、無雷三國，則與西夜同種，而「西夜與胡異，其種類氏羌行國」，則是與羌同為西藏種羣矣。此外如小宛、戎盧、契勒、烏秣、難兜等國，似亦可能為西藏人種型。三洲志云：「羌國帶南山，西有葱嶺，或虜或羌，戶口甚多，強者分種為豪、更、相、鈔、暴」。據此是自南山以西，直至葱嶺，皆有強族分布，因皆由羌本土而來，故均以羌名之。如是則古代西藏人分布之地甚廣，不特小宛等五國可能為西藏人，即塔里木盆地南部城郭諸國之雜入西藏人血液，亦為極可能的事。

塔克拉馬干大沙漠、隔絕塔里木盆地為南北兩部，因而引起交通之不便，與文化之差異；而在民族方面，亦大有區分。但一般學者對於盆地南北諸國，皆統稱為西胡，且或均以雅利安稱目之，這實在是不對的。因為南部諸國，乃以西藏人種型為主體，而混入印度的雅利安人血液；北部諸國，則以突厥人種型為主體，而混入亞洲的雅利安人血

惟。北部諸國，以訖勒、溫宿、婁溫、龜茲、焉耆等國為最大，而其國名皆可以突厥語解釋。訖勒為 *Suluk* 的對音，意思是「有水的地方」，其地水草優美，因以為名；溫宿為 *Umsuk* 的對音，即數字中的「三」；姑墨為 *Kumuk* 的對音，意思是「沙」；龜茲，突厥語「鴛井」的意思；焉耆，乃作「染色」講的 *as* (*ye*) 的對音。似此，則足證諸國為突厥種矣。但是使我們認為遺憾的，就是在漢朝的載記之中，沒有關於他們容貌風習的記事，使我們的解釋失色不少。然而我們卻可得到一個假設：從前在敦煌、鄯善間住着的突厥種的月氏人，為匈奴冒頓單于所破，遂經焉耆、龜茲西徙，過烏孫、大宛而擊臣大夏國。月氏過烏孫，烏孫遂有其種（註四），那麼焉耆者，龜茲亦必有月氏種了。大月氏人為隆鼻多鬚髯的民族，與史書中所述胡人的形貌，大體相同，且後漢時月氏亦蒙胡名（註五），而西域諸國亦曾為漢時人士目為「胡人」（註六），然則塔里木盆地北部諸國的人為突厥種，不是很明顯的事嗎？

天山山谷諸國的民族，漢書亦無所記錄，不能考其究為何種？但這些國家，皆屬

緊的靠着匈奴的右部，與匈奴的關係極為密切；那麼它的種族必與匈奴有血統的關係，就是不屬匈奴族系統的話，亦必滲雜了匈奴的血液。匈奴為蒙古、突厥二族的混合種，此已為多數華人承認的事實，那麼，這些國家亦可視之為蒙古種而含有突厥族成分者，與天山南麓諸國的人種亦相去不遠。

蔥嶺山谷的休循、捐毒、桃槐三國，與居於天山谿谷的烏孫，在人種上很有關係。此四國除桃槐外，漢書皆有很顯明的記載，如西域傳願賓條云：「塞種分散，往往為數國，自疏勒以西北，休循、捐毒之屬皆故塞種也」。此雖不及桃槐，但桃槐密接休循，其種性亦必相類，而同屬塞種。至若烏孫，則兼大月氏塞種而有之。塞種，即西史上的 *Sakas* 族，其種類不一，原居於多瑙河一帶，後漸西徙，散布於黑海及葉殺河一帶，蔓延於天山及蔥嶺山谷。由其赤髮綠睛，狀類獼猴之形貌，可決其為芬蘭種或斯拉夫種。總之，西域為各種民族交錯的地方，自古以來，即有中國人、蒙古人、印度人、突厥人、突厥人透掠其間，因此西域人遂產生幾個不同的種型。大略言之，則可分為：

於吐魯山脈一帶，塔里木盆地的諸國即維西人種型。突厥民族居於天山西北的吉爾
 恩曠野，塔里木盆地北部諸國即維突厥人種型。蒙古人居於天山東北阿爾泰山一帶，天
 山山谷東部諸國即維蒙古種型。葱嶺山谷屬於印度，故種、雜印、歐種型。吐魯番盆地鄰
 近中國，故人民多華族的首爾。在西域諸國的本身，實無確定不變的民族，此為顯區域
 史書所首當注意的事。

四、西域的重要

我們已把西域介紹了一個大概的輪廓。本來我想說說它的文化，但為避免牽涉得太
 多，所以略去了。好在關於西域文化方面的文章很多，讀者如果有興趣的話，不妨
 找來看看（註七）。現在應該談的是為甚麼像這樣一個土質瘠薄、出產貧乏、氣候乾燥
 兩處通商路綫的區域，有如此大的重要性？漢朝用了大量的人力、財力去經營它，是為兩益
 兼呢？還是這都是您樂於知道的。

原來在中國北部，與漢民族相對峙的，尚有一個強悍的匈奴民族，他們自太古以來就居於中國的北方，時大時小，時分時合，終年在烈日與風霜中過着遊牧的生活；他們的一生都消磨在馬背上，所以人人都能彎弓騎射，自來就是中國的邊患。戰國時代的國家，競多築長城以爲消極的防守。秦始皇統一中國以後，更不惜動員大量的民力，化費不少的幣幣，把戰國時代的長城聯絡在一起，而成了一條偉大的萬里長城，來作爲防範匈奴的國防大工事。那時候，匈奴正是頭曼單子在位，兵馬盛強，常欲進窺中國，可是這個大防線卻阻止了他的侵略。秦始皇死去不久，匈奴中出了一個英雄叫做冒頓單子，他是頭曼的兒子，天賦資稟，武勇有略。作太子的時候，約東部下特嚴，後來弑父而自卽大位，用武力統一了北方的蠻族，聲勢煥赫，儼然是與中國對壘的大帝國。恰巧那時天下羣雄皆起來推翻秦朝，連年的戰爭，耗去大批人力、財力，北方的匈奴遂佔了黃河流域的河套地方，時時窺略中國北邊。漢高祖卽位以後，對這個巨大的新興帝國的侵襲與凌虐，不能再事忍耐，乃親率大軍進討，終因力量不足而遺平城之圍（事在後

帝七年——公元前二〇〇年。漢廷見武力不足以平亂，遂改用屈辱的外交政策，既送繒絮米糶，與通關市，並妻以妻女，約結和親。但匈奴仍寇盜如故。及至文帝初年，匈奴西邊的右賢王鑿破居於敦煌、祁連間的月氏，命其邪王、休屠王居其地，匈奴時版圖遂更擴大至今日的河西走廊，並將西域諸國亦囊括在其勢力範圍之內，聲威益形強大。

西域諸國，人民極少，國家盡分又多，勢力遂大為渙散，而塔里木盆地諸國，皆為農業民族，習性怯於戰爭，且其地又富於五穀畜產，故匈奴早已垂涎；至是遂以兵威收為屬國，特別設置了一個備後郡尉，駐在焉耆、危須、尉犁間，往來諸國，賦斂其糧食馬牛羊旗屬一類的東西。他們簡直把西域當成國庫，把西域的三十多萬弱小民族當成他們的農奴與牧豎。

匈奴憑着強大的武力、廣大的土地，時時攻陷郡縣，殺掠官吏，搶奪畜穀，漢廷把防胡當作一件大事，驅逐匈奴出塞，尤為全國民衆熱切的希望。但是漢廷鑒於高祖的失敗，因此不敢再用武力，仍以和親輸帛為主要的方策。雖然朝廷中也常常在會議討伐匈

奴的事，但主戰派卻屢爲老成持重的主和派所戰敗；所以直到武帝初年，還過着那種屈辱的外交。然而武帝是一個雄才大略的英主，他看到漢與七十年來，生民的受荼毒，邊郡的受蹂躪，在痛定思痛之後，爲挽救人民生命計，爲報復祖宗的仇讎計，遂毅然改變消極的防守政策而爲積極的進伐政策。同時在此七十年間，漢廷爲休養生息，也盡了莫大的努力，武帝承文、景盛世之後，國家的府庫既異常充實，天下又非常安寧，他深知漢與匈奴不能兩立，除予以徹底的解決，是不能滿足貪婪無厭的匈奴的。遂召開了一個盛大的御前會議，賜敕書以問羣臣道：「朕節子女以配賢子，降帛文織，賂之甚厚，單于待命加禮，毋盜無已，邊境較驚，朕甚憫之。今欲舉兵擊之，如何？」（註八）。於是羣臣也像以前一樣，展開一場激烈的辯論，結果主和派失敗了，遣伐匈奴的事，遂得以慎重的決定。詔書這樣說：「高皇帝遺朕平城之憂，高后時，單于書絕悖逆，昔齊襄公復九世之讎，春秋大之」（註九）。

然而中國的力量始終有限，一個愛好和平的國家與嗜戰的遊牧民族相戰爭，是沾不

到多大便宜的。漢廷的參謀人才也考慮到這一點，於是遂決定先行切斷匈奴的輿圖，使它孤立起來，再另與一強大的蠻族夾攻它。正因為這種必要的戰略，我們所談的西域重要途徑現出來了。西域與匈奴關係的密切，前已言之，但在那種橫征暴斂的生活下，西域諸國是不甘服役的，漢廷以威感並用的手段，使它們內附，以孤立匈奴；並聯絡大月氏、烏孫等國夾擊匈奴。還有，武帝深知非學趙武靈王的胡服騎射，是不能抗衡匈奴的，為求得良馬以強騎兵，完成國防的武力，遂不得不向出產駿馬的烏孫、大宛二國去索取。況且漢代的絲織工業極為發達，其主要的消納國是大秦等西方國家，運絲大道又非經過西域不可，而獲得交通綫紐的西域，謀取國外市場，以發展商業，亦為當日的急務。

西域發現在軍事、國防、政治、經濟上的，既是如此的重大，那麼，漢代經營西域的原因，我們就可明白了。

(註一) 見大唐西域記卷十二。

(註二) 直至魏書，始有此等記載，該書西域傳于闐國條云：「自高鼻以麗，諸國人等，深目高鼻，唯此一國，貌不甚胡，頗類莎夏」。

(註三) 漢書趙充國傳有「縡，月氏」之語。論衡曰：「方今哀牢、鄯善、婼閣歸德也」。又御覽引段文：「羌，西蠻羌戎」。西戎而曰縡羌，則羌當爲西戎部落之一。

(註四) 漢書西域傳：「烏孫本塞地，大月氏西破走塞王，塞王南越縣度，大月氏居其地。後烏孫昆莫，擊破大月氏，大月氏西徙，臣大夏，而烏孫昆莫居之……」。又云：「烏孫民有塞種、大月氏種」。

(註五) 續漢書西羌傳：「遼中月氏胡，其先大月氏之別也」。

(註六) 後漢書西域傳贊：「遼矣西胡，天之奧區」。

(註七) 日人羽田亨氏所著的西域文明史概論(鄭元芳譯，商務印書館出版)一書，就這西域的文化，介紹得很清楚。

漢代西域的一般情況

100

（註八）事在元光二年，見漢書武帝紀。

（註九）見漢書匈奴傳。

（本章參考書）

司馬遷：史記匈奴傳（卷一一〇）、大宛傳（卷一二三）。

班固：漢書西域傳（卷九六）。

范曄：後漢書西域傳（卷一一八）。

白鳥庫吉著，王古魯譯：塞外史地論文譯叢（商務）。

斯坦因著，向達譯：西域考古記（中華）。

曾問吾著：中國經營西域史（商務）。

費文稱著：西北邊疆史（西北大學袖印講義）。

第三章 前漢對西域的經營

一 張騫的出使

秦漢之際，在今日甘肅河西一帶，有一個強大的月氏國，時常窺侵匈奴，匈奴雖無法應付，忍辱含垢的到了西漢初年，始由冒頓單于予以打擊。冒頓的兒子老上單于即位後，認爲打擊還不夠，遂在公元前一七四年至一六一年之中，乾脆把月氏驅逐到河西以外。這徹底的痛擊，遂使月氏人另建一大月氏於今日新疆之伊犁一帶。亡國後的月氏人，再也忘不了這不共戴天的仇恨，很想找尋報仇雪恥的機會。但是終以勢力薄弱，未能如願以償。

雄才大略的武帝，深知懷柔政策是不能求得國境的安寧的，而且國恥也得彌補。便終日都在想如何膺懲匈奴的計畫，不久他就使匈奴降卒中聽見了這個故事，於是獻

大月氏聯盟，夾擊匈奴，消滅兩國共同的敵人。於是下詔徵募能出使的人，漢中人張騫（註一）是一個很有膽略的人，平時即願以身許國，聞聽此舉，遂慨然應募。武帝大喜，馬上就任命他爲專使，讓他肩負着這偉大的使命，出使大月氏。建元二年（公元前一三九）張騫率領着百餘人，由隴西出發前往。

惟今日甘肅的西部，已爲南下匈奴所領有；而西邊的羌族，也臣屬匈奴，故張騫不取何道路，欲不經過匈奴或其勢力範圍，則終難到達目的地（註二）。他們一行，果然在中途被匈奴擒獲，匈奴的單于深悉大漢的用意，故謂騫曰：「月氏在我國的西北方，漢爲何欲與之通使？假如我要出使到南越去，你們國家許可嗎？」遂把張騫拘留起來，日子久了，張騫娶了個匈奴太太，還生了一個孩子，因匈奴的監視纔放鬆了些，張騫遂乘機帶着他寶貴的「使節」，逃跑出匈奴國境，而向大月氏前進。

但在他被拘留的十餘年間，塞外卻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大月氏已由伊犁移轉到中亚去了。原來月氏在東方時，與烏孫國同住河湟，烏孫乃是介在匈奴與月氏中的一個小

月氏曾殺死他們的國王，侵占了他們的國土，及至老上單于襲月氏至伊犁之後，匈奴便發騎烏孫王昆莫，使他追擊月氏，可憐月氏只得狼狽西走，烏孫遂佔其地，而月氏則益西徙至中亞地方，擊敗希臘人所建的大夏國而統治之，建都阿姆河北。

因此張騫逃出匈奴以後，即沿着天山南麓西進，到葱嶺南國，踰越葱嶺而到大宛國（今中亞費爾干平原），再由大宛過康居國而抵達大月氏，其時大約在元光六年（公元前一二九）前後。經到大月氏以後，即勸說其女王與中國締結攻守同盟，但是占領了肥饒富庶的 Sogdiana 地方後的大月氏，對於河西故土，早已失卻眷戀之心；又以與漢相隔太遠，故對此盟約，不表贊同。經滯留其地一年多，終不能說服他們，不得已，乃溯黃水（阿姆河）越葱嶺而出涉車，于闐，欲從住在今柴達木盆地的燉羌以歸。燉羌遂接迂迴，無非是想逃脫匈奴的拘捕罷了，但是那時青海境內的諸羌族，仍未能脫離匈奴的勢力，故於歸途中，又爲匈奴所獲，拘留一年以後，迺遣軍臣單于遺使，匈奴國內發生內亂，塞遂在混亂期中，脫險歸漢，時已元朔三年（公元前一二六）矣。計留國外十有年。

年，同去的百餘人，生還的僅他與堂邑父二人而已。

鑑於這次出使，雖不得要領而同，但是他在大夏時，曾見到邛（漢代西南夷中最次的一國，在今西康西昌縣東南）竹杖及蜀布，聽當地商人說是由身毒（今印度）販賣來的，他想身毒與蜀必定有路可通，於是回來以後，就向朝廷報告說：「出使西域，走羌的，他想身毒與蜀必定有路可通，於是回來以後，就向朝廷報告說：『出使西域，走羌中危險，出北道則爲匈奴所擒，如果取蜀道經身毒前往，路程又近又無危險，豈不是很好嗎？』元狩元年（公元前一二一年），武帝遂命他再度出使，迂道由現在的四川、雲南前往，然中途爲西南夷所阻，又復折回。這次雖然也沒有成功，但是因爲這樣，遂使漢廷得通西南夷，而開闢其地爲郡縣，擴大了中國的版圖。

正在這一年，漢軍擊破匈奴右部，昆邪王率部來降，遂使金城、河西、西並南山空曠澤，連一片土地中，沒有匈奴的蹤跡。張騫遂又說武帝道：「從前住在祁連、敦煌間的烏孫小國，現在已是一個強大的國家了，若能召之東來居其故地，就可折斷匈奴的右臂，並且連結烏孫以後，其西諸國亦可爲我藩屬」。武帝深以爲然，乃拜騫爲中郎將，

遣了許多副使及金帛前往烏孫結盟。燕又分遣副使至大宛、康居等國。但是饑饉烏孫已分裂爲三小國，其昆莫年老，不能專制；又以隔漢太遠，不知漢的強弱，故金帛亦打不動他的心，燕遂又不得要領而與烏孫報謝之使數十人歸，因使烏孫得體漢朝的強大，雖不願東遷故地，卻樂於與漢締結同盟，漢廷大喜，爲籠絡計，並以江都王劉建的女兒細君，下嫁七十歲的老昆莫，至是匈奴的右臂被截斷，宣、元二帝時，終於臣服於漢朝。其所遣副使通大夏之屬者，皆與其人俱來，於是西北諸國始通於漢。

張騫的三次出使，雖皆未達到目的，然而有了他飽嘗艱苦、出生入死的遠征，纔能致使西域諸國來貢，也纔能輸入西方文明（石刻、音樂、天文學等）及物產（葡萄、苜蓿、石榴、胡豆、胡瓜、胡麻、紅藍、胡蒜、胡荽等），這實在中國史上破天荒的壯舉和了不得的收穫，其豐功偉績，實不下於哥倫布發現新大陸（註三）。

二 李廣利的遠征

經過博望侯張騫的努力，漢雖與西域相通，但是匈奴與漢朝的鬭爭，卻進入了另一階段。這種鬭爭是因爲西域而引起的。我們前章說過匈奴在西域的力量，已根深蒂固，要想把他們趕走，是很不容易的事，那些被壓迫的小國家，只能在鐵蹄下呻吟，沒有反抗的力量。但漢廷深知欲徹底解決匈奴，西域是不可失掉的好根據地；而保住西域，則又必須爭得樓蘭和車師二國。樓蘭是漢通西域中道的咽喉，至尉犁始與北道合，這道較北道短，但是危險難行，然而在軍事上的價值很大：爲的召離匈奴根據地的車師較遠，並且還能就近經營尉犁的屯田；而車師則是漢通西域北道的要衝，經此過焉耆、疏勒可至大宛康居諸國。因爲它鄰近匈奴，地方衝要而肥沃，故爲匈奴經營的根據地。這兩個地方既然如此重要，所以便成爲漢、匈兩大帝國經營西域鬥爭的中心。

漢廷還要控制住今日甘肅河西之地，纔能獲得勝利，因爲這是漢通西域的大道，不保有它，兵員的運輸、軍需的供給，都會成問題的。於是武帝在元狩二年（公元前一二一年）對匈奴之戰，便命驍騎將軍霍去病，將萬騎出隴西，深入匈奴地二千餘里，直抵哥

雲、幕連二山，斬獲數萬級，得到大大的勝利。那年的秋天，匈奴的昆邪王、休屠王，遂謀率衆降漢，漢廷令霍去病迎之，但中途休屠王突然後悔，因被昆邪王所殺，去病則斬其欲逃亡者八千餘人，盡將其餘衆渡河降者四萬餘人（鶻稱十萬），漢廷分徙之於隴西（甘肅狄道縣）、北地（甘肅寧縣）、上郡（陝西綏德）、朔方（鄂爾多斯）、雲中（山西大同縣）諸邊郡外，設置五個屬國來處理他們，不讓他們再居留於故地。於是西北走廊便從匈奴的地域，一變而爲大漢的邊境，從此匈奴在河西的勢力鏟除淨盡，漢朝遂在其地建立了四個新根據地，那就是有名的武威、張掖、酒泉、敦煌等四郡。政府並大舉移民，不數年之久，四郡的人口竟將及三十萬人。這些徙到邊地的人民，主要的工作當然是幫助政府防禦匈奴，但附帶的還得去屯田。四郡建立以後，不特減輕了匈奴對邊境的壓迫，因而減少隴西、北地、上郡戍卒之半，以寬天下的徭役，以造福民衆。並且因爲有了這四郡，漢通西域的交通大道遂得確保，對於經營西域的事業總能順利的開展；對於車師、樓蘭二交通據地，纔能有把握的去爭奪。

樓蘭、車師的爭奪戰，最先爆發在元封二年（公元前一一〇八）。原來武帝曾聽張騫說過大宛國有汗血寶馬，是天馬所產。而武帝又深知欲勝匈奴，必靠騎兵，而騎兵所用的馬又不是中國的馬所能勝任，及至聽到這件事，便決心通大宛，而欲得其實馬以建立雄大的騎兵，於是便遣派許多使臣去索取。使臣們都在當道的樓蘭、車師二國求供應，二國深厭其煩，遂憤而劫殺漢使；並又爲匈奴作耳目，讓匈奴也劫殺那些帶有很多金帛的使臣。這種搗鬼的行動，使漢廷大爲憤怒，乃遣太原人趙破奴，率領着許多外國騎兵及中國郡兵，前往懲戒樓蘭、車師二國，結果是樓蘭王被虜，車師被擊破。這一來，大漢的聲威，遂遠揚於異域，烏孫、大宛之屬皆震恐不已。——但是匈奴聞樓蘭、車師降漢，亦遣兵擊之，處在兩大強國之間的小國，真像「起來早了得罪丈夫，起來晚了得罪公婆」的媳婦一樣，那種外交真是難辦。爲了討好兩國計，樓蘭遂遣一子質於漢，而另遣一子質於匈奴，過着這兩重壓迫的生活；而車師則乾脆降伏於匈奴。

天子既遣使持千金及金馬到大宛去求寶馬，但是大宛王以爲漢朝難他太遠了，討

伐的大兵一定不能冒萬險到來，所以愛惜寶馬而不給與；漢使遂怒責大宛國王，而大宛王也就毫不客氣的攻殺了漢使，劫奪了所有的財物。漢廷對於財物的損失倒無所謂，但是失去了威望，卻使他們非常生氣，遂更堅定了索取寶馬的決心。乃遣李廣利帶領了六千騎兵及郡國的無賴惡少數萬人往征大宛，因大宛有名城叫貳師，產善馬，故封廣利爲貳師將軍。——出師的目的，在這個封號上，是表現得多麼顯著！

李廣利的妹妹很得武帝的寵愛，武帝欲使李家貴顯，遂以廣利爲將，而以趙始成爲軍正，浩侯王恢爲將軍，李陵爲校尉以制軍事，這批浩浩蕩蕩的遠征軍遂出玉門循北道前進。但當道的小國，皆懷戒懼之心，都堅守城池，不願供給他們的糧秣，行走在那些地方，軍需的供應不足，是多麼危險的事，所以數萬士卒都紛紛逃亡，到了大宛都成的纔數千人，而且都是饑餓疲乏的士卒，因此遂被以逸待勞的都成守兵打得落花流水。廣利見實力太差，遂退兵到敦煌來休息（兩年的往返，剩下的士卒，僅有十分之一二）。一方面使使上書說：「從敦煌到大宛的道路，實在是太遙遠了，而且糧食的供給也很困

難。我們的兵士是無敵的，他們渴望戰爭，但是卻敵不過饑饉。現在留下的人太少，實不足以攻下大宛，所以希望暫且罷兵，等到糧食的供應弄妥當，兵士補充到足夠的數目時，我們再去攻打，那就不成問題了」。這些話本來就是實情，但是武帝以為攻不下大宛，就會喪失了大漢在西域的威望；喪失了在西域的威望，就等於喪失了西域；如果西域一失，那討伐匈奴的大業，也就不會成功。遂使人把守着玉門關，不許一兵一卒進退來。武師遂留於敦煌。

適當其時，趙破奴為浞稽將軍，以二萬騎擊匈奴不還。朝中大臣對於這批人力的喪失都覺可惜，皆建議不如先伐匈奴。但是英明果決的武帝認清了伐大宛的利益，故對於輿論一概不理。在太初二年（公元前103）春天，便又發罪犯、惡少及邊郡騎兵六萬人（志願從軍者尚不在內），仍令武師率領，前往征伐大宛；另外動員大批畜力以運草糧；並調發十八萬大軍保衛着河西四郡，免被匈奴隔斷交通；又令烏孫出兵夾擊。像這許多邊疆全副的準備與部署，像這樣精銳的兵力，當然是會有大成就的。果然這浩大的

勢，使西域諸國都非常恐懼，對於遠征軍都熱烈的迎接，供給大量的軍糧。在這強大的武力下，大宛人民爲逃避死亡計，遂殺其王毋寡而降，盡出善馬，讓漢兵選擇。漢軍取其良馬數十匹，中馬以下牝牡三千餘匹；另立一個親漢的昧蔡爲王。又令別將攻殺都盧王，報了當年的大仇。目的既達，凱旋而歸，西域諸國，因風喪膽，衷心歸順，並遣子弟爲質，西域亦得完全平定。——這批良馬帶回來後，漢朝始建立了強大的騎兵，運用騎兵的力量，纔使匈奴不得爲北方的大患（註四）。

三 傅介子與鄭吉的成就

李廣利凱旋東歸後，樓蘭、車師又懷二心，常助匈奴，劫殺漢使，漢廷爲根絕此等禍亂計，遂與匈奴爭兩地的控制權。

樓蘭的平定，是在昭帝元鳳四年（公元前七七）。這不是用兵力，而是傅介子一人的功勞。傅介子是一個行伍出身的軍官，元鳳中求使大宛，天子叫他順便責難樓蘭、龜

茲等國使匈奴劫殺漢使的罪過。介子過樓蘭，適茲時，便將兩國的國王重重的責難一頓；及自大宛還到龜茲，適匈奴使烏孫之使還，亦住於此，介子遂率吏士誅斬其使者，以為歷年殉難的大漢使臣報仇雪恨。介子既還，與大將軍霍光商議，願往刺殺龜茲王，以懲其反覆無常之罪，如此則可威震西域，諸國便不敢再劫殺漢使了。霍光也贊同他的主張，不過以為龜茲道遠，不如先以樓蘭作一實驗。乃遣介子往。臨行，介子發誓說：「不斬殺樓蘭王，我是決不歸來的！」他與吏士帶着不少金帛來到樓蘭，樓蘭王竟不親介子，介子遂故作面去，及行至其國邊境，卻命通譯告其王說：「我帶着許多的黃金錦繡，奉着大漢天子的命令，來通賜諸國，王若不受，我就到別國去了」。並把所帶的金帛都給通譯看。通譯歸來告於其王，王貪漢物，親來見介子，介子很熱誠的款待他，與他一同辭酒，還把金帛陳列給他看。等到有二分酒意的時候，介子告樓蘭王說：「天子要我給您說幾句秘密話」。王不知情，遂遣散左右，入帳與介子私語，介子便乘機命壯士二人，把他刺殺在帳中，其體從見勢不佳，習鳥獸散去。介子又東返其國，宣告國王

負漢的罪狀，因此奉天子之命把他殺了。恐立前在漢爲質的尉屠耆爲王，並改國名爲善，舉國遷至蒲昌海以南，復配以宮女，賜以財物，更欲其請求，屯田於伊循城，置騎馬一人，吏卒四十人，以資保護。——像這樣不煩一兵一卒，遂將樓蘭把握在手，馮介子的勇敢與功勞，是值得贊美的（註五）。

但是車師因爲地近匈奴，有着得力的外援，爭取它是不容易的。所以漢與匈奴爭車師，竟有五次之多：第一次在天漢二年（公元前九九），因李廣利、李陵的擊匈奴，爲收牽制之效，乃別遣匈奴降者關陵侯將樓蘭兵擊車師，後因二李爲匈奴所敗，李陵降於匈奴，匈奴又遣騎兵數萬援車師，關陵侯遂退兵。第二次在征和三年（公元前九〇），亦因擊匈奴之故，恐車師切斷北至天山那一路軍的運送，又遣關陵侯將樓蘭、尉犁、危梨等六國兵圍車師，車師王降服於漢。但是在昭帝的時候，匈奴派遣了四千騎兵屯田其境，漢廷遂又喪失了車師的控制權。第三次在宣帝本始二年（公元前五一），烏孫國以不堪匈奴侵擾，請求與漢夾擊匈奴，朝廷遂徵調關東伍餘習射的人，編組精銳之師，遣

田廣將三萬騎出西河，黃明友將三萬騎出張掖，韓增將三萬騎出雲中，趙充國將三萬騎出酒泉，田順將三萬騎出五原，凡五將，騎兵十餘萬，出塞擊匈奴。別以常惠爲校尉，持節護烏孫兵五萬餘騎，從西方入，東西俱進，聲勢浩大，遂覆敗匈奴，生擒四萬餘口，獲得牲畜七十萬頭。從此匈奴勢力大衰，無復再有寇邊力量，而車師遂又降服於漢。——這三次戰爭，都在對匈奴，不在對車師；但後來的兩次戰爭，則在專對車師。而其成功則都在鄯善的屯田政策。

征服西域，最困難的事情，就是軍糧的供給，西域離中原既很遼遠，交通工具又很艱劣，要運送大量的糧秣以供給遠方的軍旅，其困難可知。那既在西域本地求得糧食的供應，乃是最迫切的事，於是乃在西域開設屯田。屯田的好處，是在遼遠的地方能夠覺得自給自足的根據地，既可以免除供應的困難，又可以減輕國庫的負擔。還有西域的國家，是匈奴的附庸和近鄰，所以它們反覆無常，如果要使它們就緒，那也非靠屯田來鞏立一個中心據點不可，這是軍事上有力的設施，也是漢代國防政策上不可少的東西。

屯田的計畫是錯擬定的，漢文帝採納了他的建議，就地在代郡（山西代縣）、上郡、北地、隴西等處，興築水道，建立城邑，並以種種優越的條件，鼓勵內地人前往墾殖，這是屯田政策的開始，是用來防範匈奴，使邊郡常川的有着武裝的農民，以免成卒調遣的困難。嗣後河西四郡開設，武帝又踵行了他祖父的政策，更強迫人民前往墾殖屯田。自然這兩次的屯田是偏重於民屯，而軍屯的成就，則是表現在西域。李廣利征厥次宛以後，便在土地肥美、地方衝要的尉犁開設屯田，並特設屯田校尉以管轄之。以後亭師的爭奪，就全繫鄭吉在尉犁的屯田。

鄭吉也是一個行伍出身的軍官，他曾數出西域，對西域益藩熟悉。李廣利平定大宛之後，既在尉犁設置屯田，宣帝時便派鄭吉專理其事，一俟秋收，即以之攻車師。地節二年（紀元前六八）秋收之後，鄭吉與司馬熹遂發諸國兵及武裝的囚卒，攻破車師，降其王；匈奴見大漢的軍力強大，竟不敢來救援，遂坐看車師重入中國之手。鄭吉攻得車師以後，也在那裏開設屯田，欲多積穀物，以作安定西域及搆伐匈奴的準備。

然而匈奴豈肯坐視漢人獲得匈奴的權利，所以貴人大臣們皆決以死力爭取。元康年間，遂遣騎來擊車師的困卒，屯田雖可解決糧秣問題，但田卒究竟有限，而其補充，仍須仰給於內地。雖說漢人的軍械精良，無奈人數太少，但憑戰鬥力的優勢，是不能抵抗匈奴的大軍的，所以第五次之爭奪，便只得放棄車師，而盡徙其民於渠犂。土地雖可喪失，但人力是不可資敵的。好在那時匈奴的黃金時代已經完全衰落了，內部已經開始分裂，神爵三年（公元前五九），管領西部的日逐王，因與單于有隙，率其部下降漢，鄭吉送他到京師，漢廷封他為歸德侯，而以鄭吉為西域的第一任都護，兼護南北兩道。吉即擇定渠犂北三百三十里的烏壘地為都護治所，作為經營西域的政治中心。從此匈奴的勢力被逐出西域以外，整個的西域便為漢廷所控制。武帝終日所夢想切斷匈奴的大業，到此時纔由鄭吉把它完成。上距張騫的鑿空西域纔六十七年，而西域諸國則直到前漢末年始脫離中國的統治（註六）。

四 治理西域的政策

漢廷用甚麼方法來治理那個經過多少人的努力、流了許多血汗、化費了大量金錢、犧牲了不少生命、纔從匈奴手裏奪過來的西域呢？那我可以簡單的說，不外是恩德懷柔與威嚴鎮撫兩端而已。

我們的祖宗都是講究「修德致遠人」的，所以漢廷治理西域，也是偏重於「德」的感化，並沒有將它變入漢代的版圖，置爲郡縣，設官治理；而僅依其舊制，撫爲屬國，册封基本國人爲王，賜之以銀印龜紐，以示宗主與臣屬的關係。又在其國王之下，設置譯長、城長、君、監、吏、大祿、百長、千長、都尉、且渠、當戶、將、相、侯等等官吏，仍以西域人充任，由漢廷授以印綬，以示寵異。此外漢廷對這些國家的安寧，卻負有很大的責任，舉凡抵抗外侮、戡定內亂、阻止戰爭、倡導和平諸事，皆由漢廷負責；而對於他們的要求，則僅有送質子、助兵馬、納糧麥、貢方物四端。送質子，是將屬國

國王的兒子，送到京師來作質，這樣可收得兩種效果：一賄父母的愛兒女，是人習性天性，愛子既在漢廷爲侍，當然就沒有叛變的心理了；二則這些公子哥兒們，在漢朝都享受着最優渥的待遇，他們回國以後，無不爲國王或爲將相，對於漢朝便都誠心歸附。助兵馬，則是漢廷用兵伐匈奴或擊西域強國時，該屬國應以兵馬助戰，這樣一來，漢廷便可以少斂的兵力，應付事變了。納糧粟，則是漢廷的使者及部隊，通過屬國的國境時，屬國協助以牛羊穀物及備畜的乾草（就是麥），如此可使漢廷對於使者及部隊的供應，得以減輕。貢方物，則是屬國將境內的珍奇物品奉貢給漢廷，因此途使域外的動植物及珍寶流傳於中國。由此觀之，漢廷對於西域，僅僅是想在西方求得抵抗匈奴的根據地及開墾園，並無領土野心，地方民政更不用染指；但是爲了怕他們被匈奴利用，故不得已而採用半統治的方式，這種「恩德懷柔」的策略，是與匈奴統治西域後的橫征暴斂，大異其趣的。

然而恩德懷柔，也必須以武力爲後盾。因爲當日西域的民性，是反覆無常、見利趨

邊防。若爲匈奴一引誘，或見漢廷的勢力衰微，便互相乘併，甚至反抗朝廷。漢廷爲顧及這些弊病，遂設立了一個西域都護，來鎮撫它們。都護是漢廷統治及監督西域的最高長官，有副都護丞、司馬、千人侯等諸官吏佐理他。他的職權是維護南北兩道的國家，督察烏孫、康居及其他外國，並制止諸國與匈奴通好，嚴禁諸國的妄動干戈。他並督轄屯田校尉，凡是屯田的強悍士卒，都可由他調集來對付西域的動亂。自從西域有了這樣一個總軍政大權於一身的官吏以後，遂使西域諸國俯首聽命，匈奴亦不敢窺視西域；從此西域諸國得以安居樂業，大漢的邊境也肅清了胡寇。而這種恩威並用的策降，不特爲後漢所遵循，且亦爲後世所沿用，並許之爲治邊之不二法門！

(註一) 據漢書張騫傳顏師古注引陳壽益部耆舊傳謂騫是漢中成固人，成固即今城固，距漢中(今南鄭)七十里，城固城西十餘里尙有其墓，民國二十八年西北聯大歷史系師生，曾發掘發理，獲得古器物不少，確證其爲真墓云(何士驥先生有整理發掘墓工作報告一文，載說文月刊三卷十期中，可資參閱)。

道焉」。又後漢書西羌傳謂：「匈奴右方居隴澤，以東至隴西長城，南接羌，隔漢道焉」。

(註二) 史記大宛傳謂：「匈奴右方居隴澤，以東至隴西長城，南接羌，隔漢道焉」。又後漢書西羌傳謂：「至於漢與，匈奴冒頓兵強，……臣服諸羌」。

(註三) 張騫還有一個大功勞，就是為中國的工商業覓得一個廣大的市場，在傳統的抑商主義下，遂使這偉大功勞為史書所不載。但在字裏行間仍可看出來。原來漢武帝時中國的工商業極為發達，絲織品及漆器尤為西方人所愛好，自蔥通西域以後，遂得大量輸出，增進國家的收入不少，漢武帝一面鼓勵人前往，一面又設法殺收他們經濟所得的財物。史記大宛傳云：「自蔥開通好道，以尊貴，其吏士爭上，言外國奇珍利害，求使。天子為其絕遠，非人所樂，聽其言，予節，募吏民，無問所從來，為具備人衆遣之，以廣其道，來還，不能無侵盜幣物，及使失指，天子為其習之，輕覆按致重罪，以激怒令贖，復求使，使端無窮。……」。由這段記載看來，我們就可以知道當日中國與西域諸國貿易之盛了。

(註四) 李廣利凱旋歸來，被封為海西侯，食邑八千戶，遠征官兵，皆晉爵得

實。後十二歲，征和三年，貳師復將七萬騎出五原，擊匈奴，度郅居本，兵敗，降匈奴，爲單于所殺。

（註五）傅介子，北地人，十四歲時，好學書，嘗乘怒而嘆曰：「大丈夫當立功絕域，何能坐享膏粱！」（王先謙漢書補注引沈欽韓曰西京雜記云云）。及刺殺樓蘭王歸，公卿將軍議者咸嘉其功，上迺下詔曰：「……平樂監傅介子，持節使，誅斬樓蘭王安歸首，懸之北關，以直報怨，不煩師衆，其封介子爲義陽侯，食邑七百戶」。

（註六）鄭吉，會稽人，爲人彊執，習外國事，後得封爲安遠侯，食邑千戶。
〔本章參考書〕

司馬遷：史記匈奴傳（卷一一〇）、大宛傳（卷一二三）。

班固：漢書張騫傳、李廣利傳（卷六一）、鄭吉傳、傅介子傳（卷七〇）。

匈奴傳（九四）、西域傳（九六）。

班 超

桑原鷲藏著，楊鏡靜：張憲西征考。

曾問吾著：中國經營西域史。

六四

第四章 班超的出使

一 捷伐匈奴——班超出使的原因

前漢控制西域的力量，到了元帝以後，就逐漸鬆懈了，然而當時在西域的都護們，尙能守着自己的崗位，站在國防最前線上爲國家效力，如像段會宗，他曾經作了兩任西域都護，並且還奉命出使西域去宣揚國威有四次之多；他用偉大的人格來感化西域的人民，使他們懂得仁義，因而獲得了西域人的愛戴。他用不凡的勇氣，在元延二年（公元前一）斬殺了烏孫王末振將的太子番丘，因而更在西域境內樹立了英名，使西域諸國的人民莫不敬畏他。後來他終以七十五歲的高齡，病死在烏孫境內，他死的噩耗傳到諸國以後，各國人民都非常悲痛，爭着爲他發喪建祠，這真是備極哀榮了。其他的都護如

康與、孫建等皆有很大的成就。但是不幸的是西漢在西域的最末一個都護但欽，卻是爲焉耆人所殺的。

但欽在王莽秉政的時候爲都護（約當平帝元始四、五年），他在西域孤立無援的呆了九年，然而那時正當西漢末年的大動亂時代，內政毫無辦法，那還能談到域外的事？所以到了王莽始建國五年，焉耆人便叛變而投入匈奴的懷抱，而我們的都護但欽也就犧牲了性命。那時王莽正忙着實現他自己的幻想，所以把域外的事就淡淡的懷忘了，直到天鳳三年（公元一六），纔想到再在西域樹立武功，於是命五威將王駿、西域都護李崇將戊已校尉出征西域，但不幸又爲焉耆等國所敗，崇遂收集殘兵敗卒，退保龜茲。及王莽死，崇遂沒，西域諸國從此便與漢廷隔絕，而重行投入匈奴的懷抱。亡國的生活是夠令人心酸的，從此他們便失去了自由，在統治者的鐵蹄下過着悲苦的日子。苛捐雜稅疲憊了他們，他們從新又惦念着在漢廷保護下的那些快樂的歲月，於是在天下復歸一統的初年，蓬萊遣使臣請求內屬，並請中國再置都護來保護他們。然而光武帝探知民間的疾

高，驕在大國備之後，國家是要與民休息的；而且初建的朝廷，又是百廢待興，那裏還有餘力來經營西域呢？於是遂不理會他們。就是對北方強敵——匈奴，也用着傳統的政策，遣使與之通好，並賞賜許多金帛來籠絡他們。那時匈奴是單于與在位，他是一個驕倨自大的人，常自比冒頓，對漢使歸德侯劉嫫很悻慢的說：「匈奴與漢是兄弟之邦，因為我們內亂，孝宣帝輔立呼韓邪單于，所以纔對漢稱臣。但是你們漢朝這家的中興，我們在邊境牽制王莽，也有着很大的功勞，我出了那麼大的力量，現在還視我們爲臣，我是不幹的。」漢廷沒有理會他的話，他氣急了，所以他一面經常與漢廷通使，而另一方面卻與一個喪心病狂的漢奸盧芳共侵北邊。建武九年（公元三三）漢廷只得命大司馬吳漢等將兵攻擊，但他們的攻擊不特沒有功勞，反而使匈奴日益暴掠，邊陲的縣份鬧得感天關着城門以防匈奴的入侵，更有甚者，乃消極的徙幽、并邊人於常山居鹿關以東，把不好的山河竟拱手讓與匈奴左部。朝廷設法只得增撥邊郡兵至數千人，大築亭候，修烽火，以備匈奴。然而邊攻總是最好的防禦，深溝高壘是阻不了敵人的鐵蹄的，到了二

十一年（公元四五）冬季，北方的邊郡就根本沒有安寧的日子了。幸好這時候匈奴又鬧內亂與旱災，邊境纔得平靜；三年以後，匈奴竟鬧得分裂為南北兩個國家，南匈奴的國境戶逐羣單于比，頗欲聯中國以擊北匈奴，自願款五原塞，永為中國藩蔽。從此在國防最前線上有一個強大的屬國，在為漢廷抵抗敵人，因之漢廷得以晏安了幾年。

正當匈奴內亂衰弱的時候，塔里木盆地西邊的一個名叫賢的莎車國王，卻在此時離叛了。他以兵力征服了西域諸國，脫離了匈奴的壓迫，然而這個西域人所自建的帝國，卻並不長久，賢死了以後，西域一些小國遂又互相攻伐起來，鄯善兼併了小宛、精絕、戎盧及且末；于闐統治了渠勒、皮山二國所有的土地；車師破滅了郁立、單桓、烏貪婁。但這僅僅是曇花一現的事，隔不多久，這些被統治、兼併和滅亡的國家，便又從新建立起來了。然而西域是匈奴的右臂，漢朝的勢力一離開，他們的勢力馬上就伸進來，北邊的龜茲、焉耆固然在它的掌握之中，就是南邊的國家也逃不過它強有力的臂膀。果在明帝的時候，被逐西遷的北匈奴就威脅西域諸國共擊河西，火光中死去不少老弱，

刀影中殺死不少青年。這一來，邊境又不得安寧了，城門仍舊成天的關着，大國的威儀一狀塗地，大國的子民身處水深火熱之中，「是可忍，孰不可忍！」於是明帝遂於永平十六年（公元七三）興起了討伐匈奴的戰爭，欲奠定國家永久的安寧。

明帝是一個治理國家的好皇帝，自光武帝平定海內以後，到他手裏已三十多年，與異休息已經足夠了，他爲了國家的安寧，遂想繼承乃祖武帝的故事，通西域以滅匈奴。永平十五年就召爲京兆及冀州等開了一個討伐匈奴的御前會議，耿种是一個深通邊事的人，他侃侃而談道：「當先擊白山，得伊吾，破車師，通烏孫諸國，以斷其右臂，伊吾亦有匈奴南呼衍王一部，破此復濟其左臂，然後匈奴可擊也」。明帝深然其說，在十六年春天發動的戰爭，就完全照他的計畫，冀州及耿种等果然在鄯善山擊敗了呼衍王，窮追重瀆類海，取得了伊吾直，在那里用軍士屯田，設宜禾都尉來管轄。原來伊吾是界在匈奴與西域二地的一個大沃野，農產品中的五穀、桑、麻、葡萄皆能出產，是一個最豐饒屯田的地方；並且在西漢末年，西域北道與內地交通，已不必出玉門到車師那條道

羅馬更不吝派遣兵隊，走那危險的烏龍堆沙漠，而畏縮着天山南麓。趙伊吾通車師，而到焉耆等國。因此伊吾成爲北道上的交通據點，取得了伊吾，通車師的道路纔沒有障礙。歷以餘三年的冬季，後周及耿秉由敦煌岷嶺番塞出征，在蒲類海上擊破匈奴右部兵後，耿秉等復沿山北西進，攻降車師條王國；其國王太子爲車師前王，見其父降漢，亦來歸，於是車師內屬。車師既得，遂使匈奴喪失了經營西域的根據地，而漢廷則設戊己校尉屯田以扼塞保衛他，以作經營西域的準備。

先是，班超隨贛固伐北匈奴，在軍中作假司馬，領兵別擊伊吾，與匈奴在蒲類海發生戰鬪。英勇的班超斬獲不少敵人，當時贛固非常贊賞他的能力，遂令他與從事郭恂出使西域。他們的目的，自然是利用西域的外交手腕，牽制西域的國家，使它們不爲匈奴所利用，而與漢廷站在一條戰線上。這艱巨的使命終於由班超把它完成了。

二 波德鄰善——一生意業的興衰

明帝永平十六年（公元七三）班超出使了西域，帶了士護三十六人，解除了匈奴的敵人，走出玉門關外。他們沒有顧及到前途的危險和自身的方法，只有一個爲國家民族效命的決心，肩負一身勞頓，穿透了沙漠的風霜，終於到了瀋昌海那邊的鄯善。鄯善王廣很熱烈的歡迎他們，起初招待他們很周到，但不久就疏薄了。班超心知有異，就對他的宮嬪說：「你們不覺得國王待我們已不如從前了嗎？」宮嬪說：「胡人的熱情不能始終如一，想來不會有別的原因吧？」超說：「不然！這一定是北匈奴也有使臣來，所以弄得他左右爲難，不知如何是好。親匈奴與親漢既成了外交策路上的大問題，因此他待我們就不得不薄了。聰明的人在事情未顯著的時候，就已經明白了，何況這事已經很顯著了呢？不信我們試試！」於是就叫服侍他們的鄯善人來，並且狡詐的問他：「匈奴的使臣來，很有幾天吧？現在都住在那裏呢？」侍者非常惶恐，遂把匈奴使者來到已三日，住處去此三十里的情形一一的說說了。班超很快的想了一個計策，把侍者先鬧起來，然後召集他的三十六位武士，舉行了一個祕密的宴會，很暢快的飲着酒，談到酒酣耳熱

的時候，趙遂遂用很沈痛的句子激發他們說：「你們諸位與我都出使在國外，我們離開了故鄉，拋棄了妻兒，為的是要為祖國效命，要求得自身的榮譽；現在匈奴的使臣還沒看到幾天，國王對我們就大不如從前了。如果壽善國王親匈奴的話，把我們都械送到匈奴國去，那就完啦！我們的骸骨還不是為豺狼食盡了嗎！你們想想該怎麼辦呢？」三十六人都很感動而慷慨的說：「現在我們已處在危急存亡的時候，死生決與司馬一致」。趙遂說：「不入虎穴，焉得虎子？現在唯一的計策，就只有在夜裏用「火」去攻殺匈奴的護臣，他們不知我們人數的多寡，必大震怖，那時我們就一定能夠消滅他們。殺滅了匈奴使臣，就可以使番善破膽，然後我們纔不會辱命的！」但是三十六人都很謹慎，還想與從事郭恂商議一下，趙遂知郭恂是一個懦弱的文俗吏，對於這種冒險的事情一定害怕，所以他氣憤的說：「郭恂這個膽小的人，會因為怕死而泄漏秘密的，那時，我們就會毫無聲氣的死去，死而無名，豈不辜負了我們的一生嗎？」三十六人遂從其言。

在當天的夜晚，趙遂率吏士馳往襲擊匈奴使營，他們的運氣真好，冥冥中竟有神助

「一聲，天刮着很大的風，正是一個火攻的好時候。超令十人持鼓埋伏在「使館」後面，要他們看見火光就鳴鼓大呼，其餘的人都拿着兵器及弓箭埋伏在門道的兩旁。一切安排就緒，超忽颯風縱火，熊熊的火光及前後的喊殺聲，把敵人由夢中驚醒，狼狽的不知如何是好。超親手殺死三人，吏兵斬其使及從士三十餘級，餘衆百餘人皆被燒死。第二天國使纔告訴郭恂，恂既喫驚，又怕超獨居其功，所以非常難過。但超是不計較這些的，於是就坦白的向郭恂說：「你雖沒有參加事變，我不會獨自占功的」。恂纔高興起來。由這一件小事上，我們也可見到班超的氣度，無怪他有太大的成就。他們把匈奴使節歷顯帶、副使比離支的頭顱帶給鄯善王看。這一來，鄯善朝野人士無不震怖，超遂召其王及國民，告以大漢的威德，並撫慰他們，要他們從今以後不要與匈奴通使。鄯善王廣叩頭悔過，誓欲屬漢，永無二心，並納他的兒子爲質。凱旋歸來，奏於竇固，固大喜，具上超功，並求另選一個使臣出使西域。但是皇帝深深的爲超的勇壯的故事所感動了，以爲發班超這樣勇敢的人，都不遣去作使臣，選別人還能及得了他嗎？遂以超爲軍司馬，

命他再度出關，駐節西域，完成索健匈奴的太使命——自此以後，遂奠定了班超一生事業的基礎，而在西域造成了千古不能磨滅的成就。

三 攻降于闐——更進一步的成功

班超受命再度出使之前，竇固欲多給他一些兵糧，但他謝絕了固的好意，仍舊只要與他一同出使過的三十六人就夠了。他說：「我帶領過的那三十六個人，他們的勇敢和毅力，就足以幫助我的成功。假如這次去遇到危險的話，人多了反而是累贅」。於是他又與那些曾和他共過患難與艱苦的人，再度走向絕域。——像這樣艱巨的工作與危險的舉動，超僅僅與三十六人就敢於出使，其精神與毅力，實令人崇拜不已。這批使臣，千古之下，還影響他們凜凜有生氣。

那個時候，南道有兩個大國：一個是已為超所收撫的鄯善，另一個則是復興不久的于闐。于闐曾為莎車所併，到了明帝永平中，于闐將休莫霸反莎車自立為于闐王，死後

其兄于廣德立，廣德在匈奴與龜茲聯兵進攻莎車的時候，爲報仇雪恨計，遂乘機將諸國三萬人攻滅莎車。從此以後，國威便雄張於南道諸國。然而匈奴是不願南道有一個自主國的，遂派遣了五員大將，帶領了北道焉耆、龜茲等十五國的兵，三萬餘人圍攻于闐。廣德大恐乞降，締結了賈子、納貢的城下之盟，匈奴並遣大臣暨護其國。所以班超走過鄯善來到于闐，廣德招待他們並不恭敬，並且國人聽信了他們最崇拜的禱巫的話，說是天神看見國王親漢，非常生氣，要想免災祈福，就只有馬上取漢使的驕馬（一種淺黑色的馬）來祭祀他。廣德就派遣國相私來比向超請馬。超已經知道他們請馬的用意，就很慷慨的答應了他，不過要請神巫親自來取，沒多一會兒，神巫來了，超立即斬殺了他，把首級送給廣德，並且還責問他爲何背漢降匈？廣德對於班超在鄯善攻殺匈奴使者的故事早就知道了，現在看見超的作風，不禁大大的惶恐，遂攻殺了暨護他國約匈奴大臣，殺降於超。超遂重賜其王以下，囚之鎖撫其地。

北道的龜茲王是匈奴所立的，狐假虎威的稱霸於北道。明帝永平十六年攻殺了疏

勅王成，而以義姦人兜題爲王。疏勒人大爲不服，然迫於其勢，敢怒而不敢言。班超深知疏勒人的痛苦，遂於永平十七年（公元七三年）春季，間道至疏勒，行至去兜題所居的槃婁城九十里地方，遣屬吏田慮先往說兜題來降，並祕諭田慮道：「兜題本非疏勒種，疏勒人一定含恨而不爲其用，兜題如果不降，就可乘機執之」。田慮是一個外貌文弱的人，所以兜題沒有把他放在眼裏，根本就不欲降漢。田慮見他無備，遂乘機劫縛着他，他的侍衛們以事出意外，毫無所措，皆整懼奔走。慮乃飛馳告超，超立即趕到槃婁城，召集疏勒的文武官吏，宣布龜茲的無道，因求得其故王兄子榆勒立之爲王，更名曰德。疏勒國人得到解放以後，狂歡不已，新王及官屬皆請殺兜題以快人心，但是班超以爲殺之無濟於事，不如開釋了他以示大漢威德，便把他開釋遣回國去了，然而從此以後疏勒遂與龜茲結下了深仇。而漢廷則以陳睦爲西域都護，耿恭爲戊校尉，屯田車師後部金蒲城（今新疆孚遠縣），闕寵爲己校尉，屯田車師前部柳中城（今鄯善縣魯克沁），屯各戍數百人。西域之不置都護已有五六十年了，今得重置漢官，皆是班超的力量。

然而匈奴是不願放棄它的殖民地的，所以在永平十八年（公元七五）七月，便又調遣大軍來圍攻恭所據的橐勒城（非天山南路之疏勒國），耿恭孤軍死守，澗水又爲匈奴所壅塞，軍士渴乏，甚至榨馬糞汁而飲，這情景是多麼的令人感動啊！當時又值朔帝猶孑，中國有大喪，救兵不能至，然而他們還是抱定與城共存亡的決心。不巧在十一月裏匈奴又發動了大規模的攻勢，一面命它的幫凶國——北道的焉耆及龜茲攻殺了都護陳睦，副校尉郭悔，又自圍關籠於柳中城，車師後部亦乘機叛變，連匈奴兵共圍耿恭於疏勒城。恭與將士被困數月，備嘗艱苦，到了糧盡的時候，甚至煮鎧弩以食其筋革，這種可歌可泣的故事，實足以表現我民族最高的氣節；後來士卒一天天的減少，因恭與士卒推誠同生死，故皆無二心，雖然只留下數十人了，然而還是死守不降。單于威逼利誘，終不能下城。

這種震古鑒今的事情，使全國的人都感動得流淚，雖然新立的章帝不欲疲敝中國，兵事四夷，但是他不能損失一個如此偉大的忠臣，所以即位後（建初元年）立即派兵七

千驍破軍師交河城，北匈奴驚走。范羌率二千人從山北迎還偉大的鬥士耿恭於玉門。是罷都護，戊己校尉，下詔徵班超還。明年又罷北道據伊吾盧的屯田，匈奴又輕輕地得到了沃野及基地；先烈的血是白白的流了！血汗換來的土地又輕輕的放棄，從此西域又不通中國。這真是創業維艱，守成亦不易！

四 留居疏勒——再通西域的功臣

在耿恭死守孤城的時候，也正是班超孤立無援、死守疏勒的時候。都護陳陞覆沒以後，超的處境更加困難了，北道的龜茲、姑墨二國發兵來攻疏勒，超守禦豪城，與疏勒王忠相犄角，士吏單少，扼守歲餘。章帝初即位，怕他單危，所以下詔徵還。超在疏勒起程回國時，疏勒舉國上下莫不驚恐，知道漢使一去，一定得重新受龜茲的奴役。都護黎弇竟憂國自歎。班超是一個好國民，他雖然愛惜他的事業及西域的臣民，但是他更重視國家的命令，只得含着淚辭別了疏勒來到于闐。然而這國的情緒卻更熱烈，自王侯以

下皆號泣說：「我們依漢使如父母，怎是萬萬回去不得的！」甚至匍匐道中，抱着趙的馬脚，不令啓行。這悽慘的場面，打動了班超的心，他想于闐是一定不讓他回去的，又想要爲自己的事業奮鬥，發展他那「立功異域，竟取封侯」的計畫，於是便勒轉馬頭，再往疏勒。

疏勒有兩城，自超去後，又降龜茲，而與北鄰的尉頭國連兵。超至其國後，捕斬反者，擊破尉頭軍，殺六百餘人，從此疏勒又復平定，超遂留居疏勒。之後，便利用其靈敏的外交手腕，把南道諸國都籠絡在自己手裏，並與葱嶺以外的康居等國的外交也很敦睦。章帝建初三年（公元七八）遂進而經略北道，率領疏勒、康居、于闐、拘彌的士卒一萬餘人，攻破不屬都護而黨於龜茲的姑墨國，斬首七百餘級。這偉大的成就，更堅走了班超平定西域的雄心，遂上疏請兵，他上的疏是這樣寫的：

「臣竊見先帝欲開西域，故北擊匈奴，西使外國，鄯善、于闐，卽時向化。今拘彌、莎車、疏勒、月氏、烏孫、康居復願歸附，欲共並力破滅龜茲，平通漢道。

若得龜茲，則西域未服者百分一耳。臣伏自惟念卒伍小吏，實願從谷吉效命絕域，庶見張騫棄身曠野。昔魏絳列國大夫，尙能和輯諸戎，況臣奉大漢之威，而無鉛刀一割之用乎？前世議者皆曰「取三十六國爲斷匈奴右臂」。今西域諸國自之所入，莫不向化，大小欣欣，貢奉不絕，唯焉耆、龜茲獨未服衆。臣前與官屬三十六人，率使絕域，備遭艱危。自孤守疏勒，於今五載，胡夷情數，臣頗識之。問其城郭小大，皆言依漢與依天等；以是效之，則葱嶺可通，葱嶺通，則龜茲可伐。今宜拜龜茲侍子白霸爲其國王，以步騎數百送之，與諸國連兵，歲月之內，龜茲可濟，以夷狄攻夷狄，計之善者也。臣見莎車、疏勒，國地肥廣，草牧饒衍，不比敦煌、鄯善間也。兵可不費中國，而糧食自足，且姑墨、溫宿二王特爲龜茲所置，既非其種，更相厭苦，其執必有降反。若二國來降，則龜茲自破，願下臣章，參考行事，誠有萬分，死復何恨。臣超區區，特蒙神露，竊冀未便僂仆，目覩西域平定，陛下舉萬年之觴，薦勳祖廟，布大喜於天下。」

他這疏奏裏面，包括了兩個計畫：一個是以夷狄饋夷狄；一個是用西域之兵，食西域之糧，以制服叛逆。章帝讀了他的計畫，深知其事可成，議欲給兵。當時有平陵人徐幹，素與趙同志，聽得了這事，便上疏自願奮身佐超，帝遂以幹爲假司馬，將着弛刑的囚徒及志願從軍的義士千餘人，前往西域助超建立大功。超有了這批遠征的生力軍，果然使他的計畫得以順利開展。

五 平定莎車——良善策略的實現

莎車在永平三年（公元六〇）以前，是西域最強大的一個王國；葱嶺以東的國家，都隸服屬其下。極盛時代甚至西踰葱嶺，滅掉大宛國，另立一個國王，收之爲屬國。後來龜茲又爲匈奴所奪去，它派遣去鎮守諸國的將領，又多暴虐無道，于闐人忍無可忍，遂於永平三年起而革命，殺死鎮將而獲得自立，但不久又爲匈奴所統。及班超出使，南道諸國始得解放。超在疏中，莎車亦俯首聽命，超既東歸，莎車以爲漢兵不復出，遂叛

瀛海降於龜茲，疏勒郡尉番辰亦復降。正在難於應付的時候，徐幹的兵船到臨，超悉與之擊破番辰，斬首千餘級，獲生口甚衆。

徐幹的生力軍與這次勝利，更堅定了班超統一西域的雄心。然而千餘人畢竟是一個微小的數字，用去攻打北道的大強國龜茲，是沒有多少把握的。於是他又想到山北的烏孫國，國大兵強，可資利用。他遂對朝廷建議，與烏孫締結同盟，皇帝不特採納他的意見，並且還升他爲將兵長史，給他大將纔有的鼓吹及幢麾，以示優異。勇敢的徐幹，也擢升爲軍司馬。馬上派遣衛侯李邑護送烏孫使者，賜大小昆彌以下錦帛，欲招慰烏孫與共合力攻擊龜茲。但是李邑是不中用的懦夫，他到于闐時，正值龜茲攻擊疏勒，他害怕得不敢再往前進，並且還上書朝廷說西域是絕不可以通的；又用最卑污的手段，污蔑班超，說他爲國建功的心有點靠不住，他不過是想在外國擁愛妻、抱愛子，這些安樂日子罷了。然而我們的班超是偉大的，聽到這謠言後，深恐爲人誤解而蒙不白之冤，所以硬着心腸，與他的妻離了婚，證實自己的坦白。但是章帝畢竟是一個長者，深知超忠。

邊霍黑李邑道：「縱使超擁妻抱子，樂不思歸，但是千餘將士難道不想家嗎？他們能夠都與超着同一的心麼？」又下令叫他到超處去受節度，還詔說：「若邑任在外者，便留與侍事」。但是超是一個大度的人，君子不記小人過，仍遣邑將烏孫侍子還京師。這樣大方的行爲，卻使徐幹迷糊了，他問超爲什麼不把這個毀壞他名譽、敗壞他事業的混蛋，依詔書所說留他在西域，而另遣使送侍子呢？超告訴他說：「你的想法是不對的，我們作事只要問得過良心，就不畏人言了，他毀謗不了我的。然而我爲了洩憤而留住他就不對了，還能算是忠臣嗎？」

元和元年（公元八四），章帝復令耿恭等將兵八百人西行助超。超因發疏勒、于闐諸國兵，攻擊叛變未服的莎車，莎車有龜茲作靠山，有恃無恐。又陰以重利賂疏勒王忠，忠遂反叛，西保烏卽城；超乃更立其府丞成大爲疏勒王，悉發其不反者以攻忠，相持半年之久，唐居卻派精兵來救忠，超終不能攻降他。然而超的外交手腕是很高明的，他聽說月氏新興康居和親，乃遣使厚齎錦帛賜月氏王，令曉示康居王，康居王乃罷兵。

因行卻把國王忠帶到他們國內去了。後三年（公元八七）忠又遊說唐居王，借兵入據瑯中（今英吉沙爾縣北），並與龜茲聯絡，密謀詐降於超，超心知其姦，便伴爲應許，忠大喜，輕騎來會，超卻伏兵以待，入席之後，乃叱吏縛斬之，因而乘機擊破其軍，殺七百餘人，南道遂通。

頑強的沙車，仍沒有降服。超既定疏勒，無復有後顧之憂，乃於龜茲元年（公元八七），發于闐諸國兵二萬五千餘人，復擊沙車，而龜茲王則發溫宿、姑墨、尉頭兵五萬人以救沙車，聲勢甚爲浩大。超心知不用巧計是不能勝利的，乃會將校及于闐王商議，以爲敵衆我寡，戰事必定失利，先行散去，乃是上策。于闐國王東歸故國，他則西還疏勒，令待是夜鼓響，卽分頭退兵。會議定後，暗中故意放縱俘虜，俘虜遂把這消息帶給龜茲王。龜茲王喜出望外，信以爲真，自率萬騎伏於西界以截攻超軍，令溫宿王領八千騎伏於東界以遮擊于闐軍，布置已妥，立卽馳赴埋伏。超探知二王已出發，遂密召諸部衆，乘鷄時，疾馳突攻沙車營，沙車兵大驚，亂竄奔走，追斬五千餘級，獲得馬畜財

物等戰利品不計其數，莎車王遂降，龜茲等國亦各自敗退而去。自是威鎮西域，而超上疏所談的二策略皆得於此次戰爭中一一實現。

六 卻走月氏——經營北道的先聲

居住在阿姆河流域的大月氏國，時值有名的貴霜王朝，國富民強。安息之高附地，漢達、屬賓、天竺諸國，皆服役其下，為葱嶺外最大的一個王國。在漢擊車師時，彼曾助漢有功。在班超擊破莎車這一年，曾遣使貢獻珍寶、獅子及一種似麀而無角的名叫符拔的異獸，欲向漢廷求婚公主；超置之不理，竟遣其使歸，以是二國結怨。和帝永元二年（公元九〇）五月，大月氏遣其副王謝，將兵七萬攻超，浩大的聲勢，使班超的少數兵卒恐懼的不得了。但班超卻異常鎮定的曉諭他的部下說：「不要害怕了大月氏的兵雖然很多，但他們是溯越葱嶺，迢迢數千里來遠征的。途程遙遠而艱苦，運糧困難，餉養大成問題。我們只要收集穀物，堅守陣地，敵人迫於飢苦，必然自動投降；不出數十

臣，我們就可不費一兵一卒而獲得大大的勝利」。果然這種堅壁清野的策略，使得大月氏的遠征軍無計可施，攻超不下，抄掠又無所得，無已，只得遣騎攜金銀珠玉，賄賂龜茲，以求救濟。班超料其必出此途，乃派兵數百伏於東界要道，攔其使而殺之，以首級示謝。謝大驚，即遣使求和，自陳罪過，祈求生歸。超爲示威信，遂許其返國，月氏由是大震，歲奉貢獻。

班超在西域多年，對北道的龜茲、焉耆終不能攻下；求其原因，則因北道諸國有匈奴作靠山，超以少量的兵，當然不能北伐。但是超的雄心是不會死的。恰好在他卻走月氏的前一年，竇固的姪孫竇憲，帶領着強大的騎兵，大破北匈奴，戰於稽落山，單于遁走，追擊諸部至私渠比鞬海，斬名王以下萬三千級，獲生口甚衆，雜畜萬餘頭，諸裨小王率衆降者前後八十一部，二十餘萬人。竇憲出塞三千餘里，登臨燕然山（今外蒙古的杭愛山），命超的長兄固刻石勒功，紀述大漢盛德而還。次年（超卻走月氏之年），又擊破遊牧於伊吾虛的匈奴部落，北道的據點又復入漢廷之手，車師前後王亦震懼來歸。

三年，愷乘隙出居延塞，再敗北單于於金微山（即阿爾泰山），自是北匈奴不敢居漠北，
經狼西徙，因而遂擾及歐洲之寧靜，而造成日耳曼民族的大遷徙。——這次勝利是值得
大書特書的，因為他不特是伸張漢族國威的大戰爭，而且對於世界史的形態亦極大。

北匈奴既失敗，北道的國家便失了依靠，又加以大月氏的降服，更使諸國恐懼，形
勢與環境的惡劣，遂使諸國不得不投入大漢的懷抱。同年十月，龜茲七遂率姑墨、溫宿來
降。十二月，漢廷乃再置西域都護，以班超任其職，升徐幹爲長史，並實行超所建議的
計劃，以曾在中國作過侍子的白霸爲龜茲王，超與司馬姚光共脅龜茲廢其王尤利多而立
之，將尤利多帶至漢京，布署已定，超遂移駐於龜茲它乾城，留徐幹屯疏勒，並恢復舊
疆，置戊己校尉於車師前後王部。西域都護及戊己校尉廢於章帝建初元年，至今已有一
五年之久了。

七 擊敗焉耆——偉大事業的完成

到這時候，西域的國家多已平定了，唯焉耆、危須、尉犂三國因會攻殺都護陳睦，懷二心，不教內附。及至永元六年（公元九四）秋天，超爲了完成他的計畫，遂發動了最後一次戰爭。他調集了龜茲、鄯善等八國軍共七萬人，及中國留居西域的吏士商人一千四百人，進討焉耆等三國。進至尉犂（今尉犁縣）界，按兵不與，而使人說三國王道：「都護的到來是欲鎮撫三國，如欲改過向善，宜遣大夫來迎，當賞賜王侯以下，事畢即還。今賜玉綵五百匹。」班超說自己是毫無領土野心的，而且還不是問罪之師，因之焉耆王廣遂遣賓左將匈奴的侍子北犍支奉牛酒迎超，超責問北犍支道：「你雖是匈奴侍子，但是實掌握焉耆的軍政大權，大漢的都護臨蓋，國王卻不來迎接，這都是你的罪過！」有人謂超不如斬之，超說：「你們沒有考慮到吧，這人的權力大於國王，現在還沒有到他國境就殺了他，那麼焉耆一定疑懼懷恨，自將深溝高壘以備戰爭，我們還能攻到城下嗎？」所以他仍把北犍支遣回，並且賜給他不少東西。其國王廣見無他異，因與大人親赴尉犂勞軍，並獻珍物。但是他還是守着「葦橋之險」，不欲令漢軍入國。然而

班超卻「棄正節而不由」，從他道冒險涉深水而過，七月晦到達焉耆，營於去城二十里地的大澤中。漢兵的突如其來，使得焉耆驚惶不已，國王廣想驅其人民共入山保守，但親漢派的左侯孟，因為他曾在漢廷作過侍子，遂遣使來告超此秘密。超雖心喜獲此消息，但卻不露聲色的將其使殺死，以示不信其言；乃約期大會諸國王，大事宣傳，要重加賞賜。於是焉耆王廣、尉犂王汎及北犍支等三十人，相率與會，焉耆相腹久等十七人恐怕事情靠不住，遂相將逃亡到博斯騰海一帶去了；危須王亦恐被誅，故而缺席。坐定之後，超責問廣曰：「危須王何故不到？腹久等為何逃亡？」遂借故叱吏士將廣及汎等斬之於陳陸故城，以替陳陸報仇，傳首京師報功。更縱兵平定焉耆等三國，更立元孟爲焉耆王，危須、尉犂亦皆更立新王；超爲撫慰其民，留居焉耆，竟達半年之久。

擊平了西域的焉耆以後，北道大通，西域五十餘國悉皆遣子入侍，貢獻珍物。班超年輕時所夢想的已全部完成。明年，因他立功異域，封爲定遠侯。皇帝用這樣的旬子來褒獎他：

「往昔匈奴獨擅西域，寇盜河西；永平之末，城門晝閉。先帝深感邊氓嬰罹之害，乃命將帥塞右地，破白山，臨蒲類，取車師，城郭諸國震懼響應。遂開西域，置都護。而焉耆王舜、舜子忠獨謀悖逆，恃其險隘，芟沒都護，並及吏士。先帝重元元之命，憚兵役之興，故使軍司馬班超屯集于闐以西。超遂踰葱嶺，迄縣度，出入二十二年，莫不贊從，改立其王而綏其人，不動中國，不煩戎士，得遠夷之和，開異俗之心，而致天誅，獨宿恥以報將士之讎。司馬法曰：『賞不踰月』，欲人速睹爲善之利也。其封超爲定遠侯，邑千戶。」

邈所食邑的千戶，就在著者所居住的城固縣南九十里的西鄉縣境，而城固又是博望侯張繹的故里。在這富有歷史意義的地方，我多麼神往於他們的豐功偉蹟啊！

〔本章參考書〕

范曄：後漢書班超傳（卷七〇）、西域傳（卷一一八）、匈奴傳（卷一一九）、
寶固傳、寶憲傳（卷五三）、明帝紀（卷二）、章帝紀（卷三）、和帝紀（卷四）。

班固：漢書西域傳（卷九六）、段會宗傳（卷七〇）。

司馬光：資治通鑑漢紀（卷四二至卷四九）。

曾國吾著：中國經營西域史。

10

11

12

第五章 班超的凱旋與班勇的繼承父業

一 袁詭的奏章

誰都讀過王粲的登樓賦吧？「情參差而懷歸兮，孰憂思之可任？……悲舊鄉之黎隔兮，涕橫墜而弗禁！昔尼父之在陳兮，有『歸歎』之嘆音；鍾儀幽而楚奏兮，莊鳥顯而越吟。人情同於懷土兮，豈窮達而異心」。這些美妙的句子，寫盡了人們懷念故國的哀怨。是的，故國的山河永遠用着溫柔的聲音呼喚着異域作客的人，這力量尤其是使一個老年人無法逃避。

班超出使西域時，已經四十二歲了，他把一生最有作爲的壯年時代，都消磨在玉門關外，爲了國家，貢獻了他的生命，三十年來，都在適着征戰的生涯。他的血汗，洒遍了西域各國，統一西域的事業雖然成功，然而他卻老了。臉上的皺紋，頭上的白髮，是

英雄最大的敵人。於是他也患着一般老年人所愛患的懷鄉病。祖國在引誘，在呼喚，七十一歲的老英雄，也「眷眷而懷歸」了。和帝永元十二年（公元一〇〇），超命令他的兒子勇帶着許多珍物及一封哀婉的奏章，入關呈獻給皇帝，要求調他回國來，庶幾能夠死在祖國的土地上。他的奏章是寫得很感動人的：

「臣聞太公封齊，五世葬周；孤死首邱，代馬依風。夫周齊同在中土，千里之間；況於遠處絕域，小臣能無依風首邱之恩哉！蠻夷之俗，畏壯侮老，臣超犬馬齒鬣，常恐年衰，奄忽僵仆，孤魂棄捐。昔蘇武留匈奴中十九年，今臣幸得奉節，帶金銀，護西域。如自以壽終屯部，誠無所恨；然恐後世，或名臣爲沒西域。臣不敢望到酒泉郡，但願生入玉門關。臣老病衰困，冒死瞽言，謹遣子勇隨獻物入塞，及臣生在，令勇自見中土」。

超看！「不敢望到酒泉郡，但願生入玉門關」這兩句，是多麼哀婉的乞求啊！「及臣生在，令勇自見中土」二句，又寫得多麼悲切！但書奏以後，朝廷因爲找不到適當的繼任

人，便把這壽綱費了三十年。趙括昭，見這樣的延誤，會令趙括身涉險境，便又寫了一封奏章代爲乞求：

「妾同齋兄百城都說，定遠侯起，幸得以微功，特蒙重賞，爵列通侯，位二千石；天恩殊絕，殊非小臣所當禮敬。超之所出，志捐軀命，誓立微功，以自陳效。會陳陸之變，造路隔絕，超以一身轉側荆域，曉譬諸國，因其兵衆，每有攻戰，輒爲先登，身被金夷，不避死亡。賴蒙陛下神靈，且得延命沙漠，至今積三十年，骨肉生離，不復相識；所與相隨時人士衆，皆已物故。超年最長，今且七十，衰老發病，頭暈無絲，兩手不仁，耳目不聰明，扶杖乃能行。雖欲竭盡其力，以經塞天恩，迫於殘暮，犬馬齒繁，蠻夷之性，悖逆侮老，而超且暮入地，久不見代，恐開嘉先之源，生逆亂之心。而卿大夫成懷一切，莫肯遠慮，如有幸異，超之氣力不能從心，便爲上捐國家累世之功，下棄忠臣竭力之用，誠可痛也。故超萬里歸誠，自陳苦急，延頸瞻望，三年於今，未蒙省錄。妾竊聞古者十五受兵，六十還之，亦有

休息，不任職也。緣陛下以至孝理天下，得萬國之歡心，不遺小國之臣；況超得備侯伯之位，故敢觸死爲超求哀。旬超餘年，一得生還，復見闕廷，使國永無勞逸之慮，西域無倉卒之憂，超得生蒙文王覆骨之恩，子方哀老之惠。詩云：「民亦勞止，汙可小康。惠此中國，以綏四方。」超有言與妾生訣，恐不復相見，妾誠傷超以壯士竭忠孝於沙漠，疲老則捐死於曠野，誠可哀憐。如不蒙救護，超後有一旦之變，寧幸超家得蒙趙母、衛姬先請之貸。妾愚讖不知大義，觸犯忌諱」。

這封奏章不特委婉地哀求調還，並且還說出利害關係來打動皇帝的心，和帝深深的感動了，乃下詔徵超還。永元十四年（公元一〇二）秋八月，留居西域三十一年，的班超，終於回到洛陽。但是他素有胸膈疾，回來後突然病得更厲害，沒有一個月，便含着滿意的微笑，死在他心愛的祖國的大地上。

朝廷是不會辜負一個忠心耿耿、爲國勞苦的功臣的。所以當載譽歸來的班超病倒以後，和帝非常關心他的病勢，派遣中黃門代爲問疾，並賜以醫藥。死了以後，又遣使着

聘祭，贈賄甚厚，並以長子雄，歸其爵位。

二 班勇的出使與成就

戊校尉任尙，在班超走後繼爲都護。交代的時候，他曾向超虛心請教，超就很客氣的對他說：「對於吏士，應該客氣一點，因爲他們本來就不是孝子順孫，皆是些犯了罪過纔徙來屯邊的，他們都不好惹。對於西域的國家，應該寬大一點，因爲他們的胸襟是很狹窄的。處理得不好，就容易激起革命。您的性格太嚴急，最好能改一改」。倒是任尙並沒有把這些話聽在耳裏，卒以峻急失諂國歡心，到任綏四年（漢帝元平元年——公元一〇六）就在疏勒被諸國圍困起來；幸好救兵來得快，纔得免於難。朝廷見他無用，遂另以都尉段熲代之；段熲雖然很能幹，到任不久，就平定了龜茲的反叛。但是隴南的先零羌叛變了，斷絕了長安通四郡的道路，西域的情形，洛陽一點也不知道。朝廷大臣大恐，都以爲通商是浪費人力、財力的事，遂在安帝卽位的初年（永初元年——公元

一〇七）₁ 迫遷都護及屯田吏卒，把汗血漢奪的土地，便又輕輕的放棄了。

是時北匈奴遊牧在天山以北，阿爾泰山以西，並及中亞細亞一帶，對於西域，仍欲捲土重來，但固迫於漢朝的勢力，不敢入寇。及至漢廷詔還都護及屯田士卒，北匈奴見有機可乘，遂占據了伊吾，北道諸國又重新供其役使。得到西域後，北匈奴的勢力馬上就強大了，河西諸郡又復受其暴害。元初六年（公元一一九）敦煌太守曹宗不堪其擾，遂舉郡許可後，乃派長史索班將千餘人出屯伊吾，招撫諸國。於是軍師前至及靜善王來降。及至次年，北匈奴復率車師後王來攻殺索班，又盡收北道諸國以其版圖，鄯善王狐立無援，求救於曹宗，宗因此上書求通西域以伐匈奴。

曹宗的奏疏到達京師以後，朝中大臣議論紛紛，皆以為通西域勞而無功，不如閉塞玉門、陽關，以絕西域。但是這批只會紙上談兵的士大夫們是不曉得失去西域，匈奴的鐵蹄馬上就會踐踏到河西四郡的。固郡不保，中國還能安寧嗎？幸而饒有父風的班勇也參預會議，他與大臣反覆辯論，並建議二事：一是復置西域副校尉於敦煌，並復其故有

營兵三百人。二是遣西域長史將五百名屯於樓蘭，既再俘獲匈奴，又可收撫西域。班勇在廟堂之上，舌戰羣臣，辯陳利害，好容易纔把放棄西域的主張打倒。但是對於他的建議，卻只實現了第一項，而不出屯樓蘭。但是敦煌的西域副校尉，也是抵擋不了匈奴的入侵的，所以河西仍舊處在水深火熱之中。朝中大臣遂又提出「閉玉門，絕西域」的口號。適逢他們中的一個名叫張璠的人，在延光二年（公元一二三）出任敦煌太守，他親歷其境，纔明白自己在京師的那一套主張，是不可饒恕的罪過，鬧了這麼久，他纔曉得失掉西域，河西不能自存（在歷史上，不願事實亂發議論的士大夫，不知擔誤了多少軍國大事！）。於是他也贊成了曹宗及班勇的「擊破匈奴，屯田西域」的計畫。這實地得來的經驗之談，使那些反對派的士大夫也折服了。安帝遂以班勇爲西域長史，將馳刑士五百人，出屯柳中。

柳中是章師前玉節的地方，土地肥沃，可資耕種。且地當北道咽喉，兼扼天山南北要衝，故適於屯田。班勇遂以之爲根據地，來招撫諸國。半年以後，鄯善先降，班勇親

到他的故國的樓蘭去搵慰。跟着，龜茲、姑墨、溫宿三國亦相繼來降，勇便利用他們的兵力，擊走雄踞車師前部的匈奴伊蠡王於伊和谷。自是車師前部始復開通，這是延光三年（公元一二四）春天的事。第二年的夏天，勇又發敦煌、張掖、酒泉三郡兵六千騎，及鄯善、疏勒、車師前王兵共伐車師後部，首斬八千級，獲馬畜五萬餘頭，捕得後王使者軍虜及匈奴使者，斬於索班被害的地方，以雪恥報恨。順帝永建元年（公元一二六），勇更立後王子加特奴爲王，又使別將誅斬京且彌王，並在其國中另揀一親貴爲王。於是車師六國悉平。是年冬季，勇發諸國兵攻擊匈奴呼衍王，呼衍王單騎出走，其部衆二萬餘人來降。勇爲根絕車師與匈奴的聯合，遂用「借刀殺人」的方法，命新立的加特奴親手將俘虜的呼衍王從兄斬死，從此匈奴便與車師結下深仇。匈奴單于聞聽呼衍王敗亡，非常憤怒，竟率領萬餘騎兵來攻擊班勇；從車師後部入據金且谷，勇使假司馬曹俊馳擊之，單于望風逃遁，於是呼衍王遂放棄伊吾一帶的沃土，徙居於枯梧河上。漢人遂占得車師後部及伊吾廬，扼守着自山北入山南的要衝。自是以後，不特西域諸國可以安居樂

業，就是河西諸郡也沒有邊害了。這些難道是開關政策可以收效的麼？不保守住河西邊城的伊吾、車師，河西邊郡恐怕天天都得關閉着城門，過着提心弔膽的緊張生活。

這個時候，西域只有焉耆王元孟沒有降服。永建二年（公元一二七）六月，班勇調集諸國兵四萬餘人，從南道進攻；並與將郡兵三千、出北道的敦煌太守張朗相約，定期會師焉耆城下，一鼓而殲滅頑敵。但是我們的班勇，卻爲奸詐的張朗出賣了。原來張朗是一個「撤職留任，待罪圖功」的官吏，爲了微功贖罪，遂提前趕到焉耆，奮力將焉耆擊破，斬首虜二千餘人，元孟乞降，遣子入貢，這個值得誇耀的勝利，果然使自私的張朗得以免罪。但是班勇卻以後期違犯了軍令，被械到京師，含冤下獄。後雖被釋，但從此就鬱鬱不得志的死在客裏，像這樣一個深謀遠慮的人才，竟不得其用而死，說起來是多麼不幸的事情！

班勇去職以後，經營西域的官吏都是些外行；又因朝廷廢去都護，僅置長史，長史是邊地郡守下級兵馬的屬官，統治之權落於敦煌太守之手，於是漢在西域的威稜，便逐

漸消失，西域諸國便紛紛脫離中國的羈絆。降及桓、靈二帝，朝綱不振，內部的軍政理不濟，當然更沒有力量來經營西域了。而班氏父子所惨淡經營的事業，便付諸東流了！

三 甘英的出使大秦

甘英是班超都護府裏的一個屬吏，大概是個非常精明幹幹的人。班超在平定西域以後，葱嶺以西的國家，雖隔隔四萬里的都重譯來貢，國威的燿赫，可想而知。但是令人引以為憾的，就是大秦沒來入貢。班超也許是爲了敦睦邦交，使當日世界上最強的兩個國家攜手邁進；也許是爲好奇心所驅使，也許是爲獲得中國商品的市場，遂於和帝永元九年（公元九七），遣甘英出使大秦。

大秦據今日中西學者考證的結果，都認爲就是雄霸歐、亞、非三洲的羅馬帝國。但在當日的漢人，是誰也沒有去過，連它的方位都摸不清楚（史書上的說法，豈有七八種之多）。不過只曉得它是西方的「個大國」。因而在當日士人的心目中，便把它看成一個

轉瞬即逝的地方。一說到大秦，彷彿就像是「西方極樂世界」一樣，遍地黃金，到處珍寶。後漢書就把它的富庶，寫得天花亂墜：「土多金銀奇寶，有夜光璧、明月珠、辟鱗犀、珊瑚、琥珀、琉璃、瑯玕、朱丹青碧刺金織綺，織成金鏡，闢雜色綾作黃金，塗火浣布；又有細布，或言水羊毳，野蠶繭所作也，會合諸香煎其汁，以爲蘇合，凡外國諸珍異皆出焉」。彷彿大秦的出產珍寶，就像我國出產大米一樣容易；而且珍寶種類之多，也令人吃驚。雖然大秦這個國家是有的，也的確是強大富庶的國家，並且自古以來就是中國絲綢的最大消納國（註一），但是後漢書的話都是道聽途說來的，真實性是要大大的打個折扣。

甘英最初似從莎車附近的皮山向西南方面出發，經過烏秬、縣度、屬婁而至烏弋山離，復西南馬行百餘日而至波斯灣北岸的條支國（今阿刺伯）。甘英遂欲從此航海繞行阿刺伯而至當時役屬於大秦的埃及地。但是卻碰到一個安息水手告訴他說：「海洋太寬廣了，航海的日程很難預料。如果運氣好，遇着善風，三月就可到達，但是遇到惡風雨

的話，在海中竟會漂流到二年以上，所以航海的人都預備着三年的糧食，纔敢出發。這有在枯燥寂靜的海上，接觸水太久了，便易於使人思戀鄉土，不習慣的人會病死在海上的。這段話是荒誕可笑的，決不是事實，但是甘英聽到這話後，卻終止了航海通使的計畫。

甘英幹嗎那麼膽怯呢？這原因說起來是很有意思的。我們知道，當日的中國絲綢以大秦國為最大的銷路國，而運輸的大道則又必須經過安息（今伊朗），善於經商的安息人遂恃其交通地位的重要，而實行壟斷此種貿易。所以他們就常常提防着中國與羅馬通使。羅馬人就欲與漢締交，但都為安息遮隔不得達。大概甘英在旅途上就聽到安息故意留難兩國使臣的消息，因而他便放棄了走安息西北到大秦的陸路，而欲從波斯灣航海前往。這計畫也許為安息人所聞，遂派遣了許多「第五縱隊」來阻止甘英前進。這個水手也許就是奉命來留難他的。勇敢的甘英當然不怕海洋，不畏艱苦，但是他明知其故作害怕的打「退堂鼓」，就是因為上了船也不會到達目的地的。甘英既中止前往大秦，遂從

條支轉北而東，過安息，經大月氏、莎車、疏勒，而返班超駐節地的焉耆報命。其回京的時間，約在永元十一年（公元九九）左右，往返時間當在一年以上。

甘英的出使雖沒有達到目的，但他卻把中亞細亞那些國家的情況帶回中國來，使漢人的耳目爲之一新，擴大了中國人的地理觀念。並且漢廷派出使節到達條支的事件亦爲大秦所聞，便更爲遣使東來而努力。桓帝延熹九年（公元一六六），大秦王安敦（卽羅馬史中的 Marcus Aurelius Antoninus 大帝）的使臣，終於捨棄了通迤安息的陸道，由海道來到中國。自是以後，海上交通逐日趨頻繁，這成就，當然是班超與甘英預料不到的。但卻不能不說是受了班超通使計畫的影響。

（註一）據西史上說，當日中國的絲織品，在羅馬貴得與黃金一樣，羅馬貴族皆以之眩耀於人。

〔本章參考書〕

范曄：後漢書班超傳、班勇傳（卷七〇）、西域傳（卷一一八）。

班超的凱旋與班勇的繼承父業

班 固

張其成等：中西交通史料匯編（卷一）

二〇

第六章 結論

一 班超事功的評價

作後漢書的晉人范曄，批評班超是「時政平，文德用」時的一個無所容其力的武略之士，故而纔「發憤張膽，爭奮身於夷狄以要功名」。但他也佩服班超，認為他「終能成功立名，享受爵位，薦功祖廟，勳勳於後世」。還可算作「一時的志士」（註一）然而就我們看來，這種功利主義的評語是錯誤的。范氏不特對於班超的成就沒有了解，並且這忽略了西域的重要性。要知道西域並不是冒險家的樂園，而實在想漢代的國防最前線。

因為班超是一個最富有愛國思想的人，年輕的時候，便見着國家受着北方匈奴的侮辱。他深知不切斷匈奴右臂，國家是得不到永久安寧的，於是他嚮往於前漢通西域的故事，他崇拜「懸空西域」的張博望，及「不斬樓蘭誓不還山」的傅介子。又贊揚於霍去病

的「匈奴未滅，何以家爲？」的豪語，於是便立下大志，願將自己寶貴的生命整個的貢獻給祖國，願爲通使西域的事業而犧牲。雖然也會想因此而覺得爵位，但這種個人的利益是以國家民族的利益爲前提的（他將平定鄯善的功勞，大方的與郭鞬共享，可見他的名利心不大，只要求得國家的安寧，名位是可以犧牲的）。

二 班超成功的原因

班超平定西域的功勞，雖說也會憑藉竇家將的威力，但亦由他的足智多謀與勇敢奮取的精神換來。並且有了他的平定西域，纔能使竇家獲得了空前的大勝利，纔能使北匈奴狼狽的遷徙到裏海北岸。不特使北邊永沒有匈奴爲患，並且還掃除了周、秦以來的大害，洗去了千餘年來的恥辱，這都可說是班超的成就。而且因爲他的威振西域，纔使葱嶺以西的國家都重譯來貢，纔使大秦由海道來通中國，纔使促進中西文化交流的功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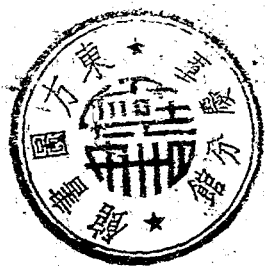
也那德歸班超享受。

那際班起成功的原因在那裏呢？他除了沿用前漢治理西域的恩威並用的兩大政策而外，還運用着堅敏的外交手腕，將康居、大月氏等大國都籠絡在手裏，使西域諸國斷送了了力的與國。他攻下西域心臟的疏勒國的原因，除了想樹立威信而外，還想就近與葱嶺以西的大國交好，隔絕小國與它們狼狽爲奸。這是他在策略上的成功。此外使他走向成功之路的基本原因，則是他那值得贊美的偉大人格。他是一個謙恭容衆的人，他常用令人不能抵抗的道德的力量來感化人，使別人在那偉大的感召下，馴服爲自己所用。與吏士同甘苦，推心置腹而不計其小過（毀謗自己的人，也予以諒解）。對於叛王，都予以自新之路，而不妄加誅戮。對於西域的臣民，更用誠意來獲得他們的愛戴。所以他能治理西域二三十年而不失敗。其他如部將的勇敢（那三十六位值得歌頌的無名英雄）、皇帝的信任、賢家將的威力等，都可說是幫助他成功的外在原因。

偉大的班超，是值得爲我國民作模範的。我們不僅要效法他活潑進取的精幹、堅忍不拔的個性、苦守孤城的忠貞、博大容衆的人格，我們還要學習他爲國家民族而奮鬥的

勇氣。現在受難的祖國正在呼喚，在這危急存亡的時候，我們大中華的好國民都應與班超一樣投筆而起，堅強的挺起胸來走到戰場上去，去為爭取祖國的光榮、民族的生存而奮鬥。朋友們，效法班定遠吧！效法班定遠吧！

（註一）這是范書班超傳的論，原書最後還有四句贊語：「定遠慷慨，立功西邊，規步葱嶺，咫尺龍沙」。



中國歷代名賢故事

第三編 進先術學	第二編 歷代賢豪	第一編 民族偉人	
老聃 墨子 孫武 屈子 馬遷 原	管仲 荀子 班固 諸葛亮 趙子綰	黃帝 夏禹 孔子	姓 名
張羅 編揚 謝靈運 謝靈	王衡 黃祝 衛文秀 王象	鍾繇 張柬之	作

東方圖書館重慶分館

分類號數.....H920.535
4401
登錄號數.....51120

新南
所權
究必
印認

中國歷代名賢
故事集第二輯

超 班

定價 國幣壹圓伍角
(外埠酌加郵運匯費)

主編者 潘公展·印繼燦

編著者 黃文弼·羅 郁

發行所 勝利出版社

重慶九道門興華小學內

經售處
中正大開史
華中東明學
書畫書畫書
書局書局
各地分支局店

重慶總經售 文信書局

民國三十四年五月初版

0001—4000

臺灣省立美術館藏書章登錄安圖字第一六七一號

1147

SKBC
MC
K15.2
46